

練湖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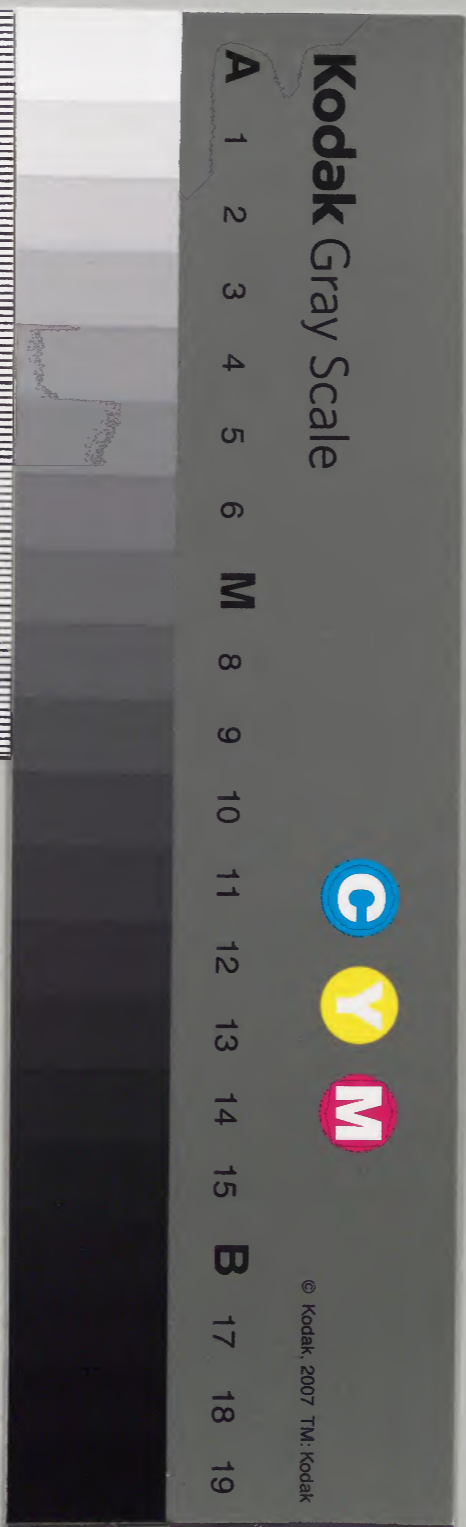
六之八

三



庫文閣内		
元 三 函	九 一 二 四	漢 書
八 架	四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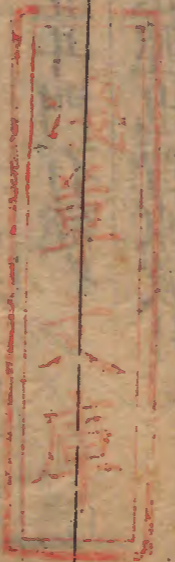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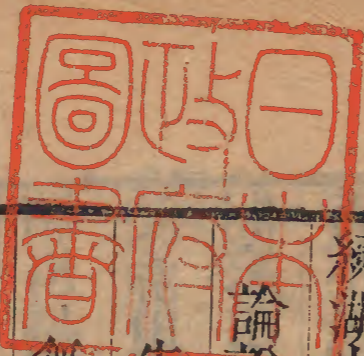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124
冊數	4 (3)
函號	29 28



練湖志卷六

論說

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謂天下之理無往而不在秉彜之智
 無人而不具當事者必集思而廣益也况士大夫之坐論
 通儒之著說灼然有見於是事之利害確然熟悉於是事
 之源委然後矢之于口而筆之于書者乎練湖雖隸一邑
 而為利甚溥前賢及陽邑之鄉先生或考之載籍或熟其
 情形往往有敷為論說者見于行水金鑑及湖漕成案歌
 叙錄諸書皆有心于時務而練湖之水利藉以益著者也



志論說

練湖議

丁一道

丹陽爲古曲阿南通浙閩北達淮楚襟控留都使客送迎紿釋
 不絕夫馬供應費用甚繁目擊時艱恒懼撫綏無策所恃以爲
 民利者有練湖耳職嘗稽諸圖經諏諸耆艾僉以爲本縣上接
 潤州長山八十四汊此湖未築之先每遇天降淫雨山水氾濫
 浸渰田禾延及三州六縣盡被其害居民人等懇告官司議將
 開家田地周圍築埂號爲開家湖置立斗門石礎容納洪流停
 蓄不洩自是民得平土而居其所係匪輕也晉陳敏引水爲湖

名曰曲阿後湖南宋文帝名勝景湖車駕游幸其間與侍臣顏
 延年各賦詩以紀其勝在唐則有知潤州韋損觀察使韋元輔
 都轉運使劉晏上下同心竭忠宣力德澤流而無窮偉績著而
 不泯何其休也在南唐則有縣令呂延貞抗疏奏請增置門礎
 修築岸埂自爲銘序以彰其事宋紹聖間丞相蘇頌子京來知
 縣事以練湖蓄水可濟漕渠比歲告旱仍募民浚湖置斗門十
 數以時澹泄民不知饑公私咸稱其便淳熙中錢良臣以縣民
 錢及粟募民濬淤治圯以助荒政用民力三十三萬六千二百
 九十有七米一萬八千八十石錢二千一百三十一萬四千八

百有奇週圍湖埂栽插楊柳蘆葦以防崩潰之危建炎間值世亂練兵於內因號爲練湖云湖週圍四十餘里爲畝十萬三千有奇亦巨浸也湖有上下之異上湖置立二金斗門石礎一下湖三金斗門石礎二疏爲十二涵涵各有支分以達於田歲值亢旱灌溉膏腴可萬餘頃堤之東有漕河河遇枯涸放湖一寸則河添一尺官民船隻得以通行私則有益於農公則有益於漕其利亦甚溥矣元祐中茅山道官請佃耕種在北岡建立倉院尋因水潦衝倒南岸府縣踏看折毀倉院仍舊爲湖積水道官追度流三千里高宗時又有豪民鍾彥等妄捏湖係荒開草

塌盡行耕種比有韓運使題奏官鈔回買爲湖計用道鈔四十萬貫文立定四至東至北岡運河爲界西至彭城雙廟爲界南至丹陽辰溪爲界北至丹徒縣華村龍頭岡爲界仍置礎涵放水救濟田禾立巡檢司官巡視湖夫十名看守礎門不使浸渰民田曉示近湖人民尺寸不許侵佃塘長不以首告流三千里巡檢縱容罷職充軍乾道中有吳太后管莊人許亮計囑運使侵佃尋發官司照例問罪賠罰官鈔二十萬比時又有吳八十係都統司門客侵佃亦行革罰將吳八十刺面發配家產沒官咸淳二年有豪民步十七買囑賈平章門下四望觀道士在湖

耕種釘牌立賈府名色本縣題奏將步十七家產沒官發配眞
州仍行鎮江有司起夫修築掘去田埂盡復爲湖其後元兵馬
南來在內屯兵湖岸遂廢旋有宣政院廉訪司官本路達魯花
赤鎮守官軍率士庶僧道人夫各備畚鍤興工重修至治間總
管毛莊言練湖淤淺欲依澗山等湖用船取泥之法時有丹徒
縣主簿馬榮祖言地利與彼不同不若就湖取泥修築令其高
濶即可瀦水灌田刻日計工官給傭值類岸廢涵壞礎咸修舉
而聿新矣此前代興革之成規也國朝洪武二十八年作堰塘
建文三年知府劉辰知縣董復昌縣丞顧信重修埂礎嚴爲禁

令不許官豪大戶佃種國典具存不可違也永樂中有丹徒縣
鄭佛保朱顯六朱信一朱顯九周督男周斌等及隆平侯俱各
隱情依勢又有步得明擅自挑築道人墩宣德間則有張伏一
步六三孫全一正統間有蔣堂保天順間有儲沈二尙書蔣尙
寶宏治間有吉汝孝內臣唐麒姪唐保張皇親俱各以私情滅
法肥己瘠民然皆隨佃隨革家產傾廢或徒或配甚則死于獄
者有矣日久法弛奸豪之民貪利而不顧其害嘉靖間復有朱
湘睦完張本等具本奏佃被楊著靳慶蔣祥爭論蒙巡按御史
究出真情完等佃盡革還官又審得楊著靳慶係故祖太學

士價轉佃儲沈二尙書戶丁儲廷儀沈懌奏佃練湖邊岸北岡張官渡等處高阜湖田地九頃七十二畝爲業奉府葉催官勘得楊著靳慶與睦完朱湘俱係阻隔水利一併革退還官本府林太尊議將其田立爲公莊收租以爲支應之費有睦給事撰碑可徵宜乎知所戒懼矣而民之奸頑貪婪者仍蹈覆轍在上練湖則有魏啟十七人等佔種於北岡下練湖則有呂用僧如徹陳策郭鎮佔種於七里灣殷廷珍楊付四何棣朱大雄據於四開放水築圍開耕成熟湖之灘地十已去其三矣其勢不至於盡佔爲田不止蠹國殃民抑何忍哉爲今之計職公同地方

塘長及故老知音清查踏看除置公莊並上湖高阜無妨蓄水者姑令照舊管業外其餘卑下可以蓄水濟農通運者盡革去仍諭近湖得利之家待農隙之時修築週圍岸埂其礎閘涵洞務使堅厚久遠著爲嚴令如有仍前請佃者治以重罪如此庶幾害絕而利興一勞而久逸暫廢而永寧矣於是明著其公議寔蹟以志不朽云

漕河議

姜寶

江南水利當以漕河爲先漕河當以鎮江之丹徒丹陽爲先丹徒丹陽其地形比常州之武進數尺而高武進比無錫蘇州又

數尺而高地形高則水易流洩而涸其涸也於冬春間爲尤甚當修復呂城奔牛閘壩爲先呂城原建石閘一座奔牛原建石閘二座閘兩傍各有壩以備盤剝糧船官船由閘而民船由壩盤剝也此專爲通運而設蓋從來然矣由奔牛呂城西至京口亘百六十里而長卽閘壩修復而關閉失宜或久旱河流枯梗也當豫蓄練湖之水以待放閘而濟運爲先在丹陽者爲下湖在丹徒丹陽間者爲上湖各周四十餘里而廣仰受長山高驪山諸水匯而爲湖上下湖各設三閘以蓄洩而灌注夏秋戽以溉田冬春放以濟運載在縣志蓋亦從來然矣後因湖佃成田

而難于查奪者佃田之家私放湖水冀免滄沒而利於種作也又漁戶私開涵洞爲水門張網以取魚也而本縣水利官力或不能禁治於是湖遂歲歲涸湖歲歲涸則運河無可以濟兼以運船空回者與官船不時往來者通閘而行不得關閉則閘規不復可施又兼以呂城係鎮江屬奔牛係常州屬各分彼此無有爲之總理者于是兩閘壩日就廢弛而河非恒雨則不得積水而通流卽每歲勞民挑浚其地形終是高河水終易流洩而涸卽今雖已經挑浚而運道猶艱阻如故加以天不雨者八閱月而久運船淺閣于平地乃捉小船小車剝載糧米起水車各

溝浜戽水以求濟不濟則又起夫拽船兩岸若陸地行舟者然
憂憂乎難矣蓋由漕臺去此數百里而遠不能知其故而惟每
歲以挑浚一節責成于有司有司者畏漕臺之叅論而惟每歲
一挑浚以塞責畏運軍操回船而東與官船之去而西來而東
者情奪而勢禁而每歲不復奉聞規行事又或以佃湖租爲利
以查奪湖田爲足以招怨而生謗也漫不經心者有之欲施恩
小民而日復增佃者亦有之湖灘由此遂多請佃湖底由此遂
可揚塵運河之淺阻遂爲故常而付之於莫可如何此因循日
久所致或明知其故而不一留意于經理者乃其積習然矣蓋

武進又有孟瀆一河外通江內資溉並利于舟楫來往也姑勿
論所以放運船空回者官船來往者於冬春間而專事呂城奔
牛閘壩得以關閉而蓄水卽北去已承兌運船乘風潮之便時
一由此出江與呂城奔牛運河兩利而俱存焉亦未爲不可也
獨河莊一帶民貧力不能任此彼府縣有司者又未肯任勞爲
國家興此無窮之利聞江陰之夏港利于江船由彼收泊而恐
孟瀆河開則河莊一帶將來或分奪其利也多方行貨以搖官
府中人多爲之左右其說以簧鼓而熒惑而鄉士大夫又多以
因田起夫爲不便於是其議屢興而屢寢焉識者往往歎之聞

近時常估計欲開此河矣佑銀約四萬餘兩以工費浩穰而中止竊惟事關國運凡有糧運地方均當協助何疑又聞漕臺批發挑河銀於丹徒丹陽歲計六七千金而武進秋糧內有修河銀徭編內有淘河夫銀錢糧又未聞缺乏誠爲國家興大役以利久遠似難惜此勞費是在地方上下司相與公心定議協力求濟而已矣除各糧運地方及常州府所屬他縣協助外卽轉發丹徒丹陽河工銀六七千金于彼召募卽令丹徒丹陽百姓亦量于彼幫工費一年而省漕臺年年六七千之批發勞一年而省我百姓年年浚河之勞苦亦事體甚便人心所樂從也况

武進係本地方而河莊一帶沿河五十里居民又均受通舟楫溉田畝之利其有不樂于從者乎在武進卽不免勞乃其分義當然恐亦不當辭不得辭也爲今之計惟擬革丹陽新佃湖田有妨水道者而務蓄湖水令滿以待濟運修復呂城奔牛兩閘壩以啟閉而資盤剝于丹陽運河通金壇名七里橋地方橋傍原有閘基與京口閘各以時下板以防走洩于今年運完之日卽議開孟瀆河以放運回空船及官船之來去者于冬春間或遇東南風便卽乘間一放已承兌糧船北去每年不出正月終二月初旬卽可保運船盡過江以北矣其丹徒有山厓易于崩

坍丹陽有沙土易于淤塞去處則兩三年一撈淺可也丹陽之
在城市河狹而難廣沙積而易淤者三四里許卽開挑亦不得
通利此則當疏浚西南關外一帶堅土城濠令廣且深而于此
通運可也倘慮及呂城奔牛係于兩府所屬事體不得歸一不
免以推諉誤事則請令鎮江水利官帶管奔牛閘壩於冬春間
可也倘慮及孟河冬春間水高于江易洩而難蓄則于江口建
一大石閘如京口閘可也倘又慮及丹陽之佃湖田者橫生謗
議或陰有撓阻於其間則丹徒丹陽其荒棄地有萬頃洋焉許
令改佃于彼以息怨口亦可也近題東南水利專委南臺侍御

而運河則仍屬之漕臺漕臺不得巡歷地方恐文移往來動有
稽誤中間有當題請處宜題請行之庶永永可以遵行民生國
計亦永永可稱便益如此經理一番前項艱阻以後萬萬無有
矣僕陟伏田里之人本不當出位言此緣係地方事宜目擊而
情切于中不忍坐視不言也故著爲議如左以俟當事者有採
焉

固湖隄以蓄水濟運議

姜寶

我丹陽地形比蘇常高甚其運河每冬月因水瀉而東運莫以
濟也每令民間開挑卽開挑然地形終是高水終瀉法在添設

開座以關閉河水冬春間河或涸又在蓄練湖之水放以接濟
余爲此每建白諸當事迄無有應者而惟龍渠郭公監察江南
時謬相取後來開府也又謬是余議以余所上議行道道行府
賴府守文臺吳公力主以爲當然於是龍渠公遽以疏請於朝
奉旨得添建丹陽之黃泥壩丹徒之大犢山兩閘自京口丹徒
鎮下至尹公橋麥舟橋凌口呂城奔牛並今建其閘九座每閘
相離遠約可二十里委官分管一一允行業已有成緒矣練湖
比運河稍高上受長山諸水每易盈夏秋間放以灌田外冬春
於濟運每稱便一切漏卮如各函洞宜謹閉有放水張網取魚

及因正剷削草皮者宜禁湖隄本以障水而西南一面爲東北
風所衝激往往壞壞則隄潰而湖水盡走洩矣水盡走洩則夏
秋無以溉田冬春無以濟漕蓋官民兩稱病而湖隄之填塞又
每就近且便取諸民田之熟土熟土去則田不可耕稼民於是
又獨稱病此皆長民者所當憫念也今欲固湖隄莫若栽植蘆
柳方隄下蘆傍隄栽三四丈濶蘆茂則可以禦風水隄可障柳
沿隄須植成行柳茂則根入於土隄可固在西南一面尤所當
首加意焉植柳隄岸兩傍隨人自栽許自採庶幾民間肯自盡
心力而不煩官長嚴督故植柳之事屬之民可也往時課取魚

利於網戶而縱令湖水得自私所以有放水張魚之時而官不禁官取魚利而湖水得私放不禁也所以乘湖水之涸又有剗取草皮之時而官不知今魚利既不輸官租湖中之水草又恣民自取成芻蕘往焉之風民猶不奉官長約束私放水張魚私剗去草皮致湖水涸而國運妨濟也則難以辭罪罰於官矣柳成陰而行者蒙蔭隄亦永不壞也他日載於志如古所稱白公堤蘇公堤亦豈非長人之盛事歟余以屢煩牙頰而莫有應者又嘗一倡率爲之而他姓人漫不謂然也因著茲議庶後來者有採焉

練湖水利議

曹允儒

常鎮二府惟丹陽丹徒有水利可講耳練湖最焉宋法凡有占塞及盜洩湖水者罰如擅殺人律元史至治三年冬省臣奏江浙行省言鎮江運河全藉練湖之水官司漕運商販農舟莫不由此宋時專設人夫以時修濬接濟運舟自平江南之後豪勢之家於湖中築堤圍田耕種侵占既廣不足瀦水遂致泛溢淤淺委官相視濬滌計用三千人九十日可畢叅政董中奉又言練湖舊有湖兵四十三人添補五十七名共百人於本路州縣苗糧三石之下一石之上差充專任修築湖岸設提領二員豪

練湖志 卷六
寨二人司吏三人於有出身人內選用工部給印仍委本路達魯花赤總治其事同知知事專管啟閉斗門竝從之夫宋元之重練湖如是豈得已哉我明迺漫不加意國初尙設巡司旋復裁之二百餘年棄置弗及駸尋至於今日運舟壅塞無歲無之而旱澇亦不獲其利萬一有風塵之警欲行邱仲孚之策不可得也是當亟治無疑者開挑占田啟閉置閘更當詳議今有謂湖漏者皆飾說也如其果漏亦當治之以復古迹始當

練湖說

曹允

按杜佑通典練湖亦曰後湖劉宋顏延年有侍遊曲阿後湖詩

所由來古矣李華復有練塘頌所謂大江具區惟潤州其藪曰練湖幅員四十里刺史韋損廣之爲八十里是也茲湖之水旱則放潦則蓄西南諸山泉雨之滙也每遇水涸開閘放水一寸則運河添水一尺運舟不梗耕者資焉今爲豪家占佃官爲給帖自丹陽丹徒金壇環地三百里旱則懸耜水則浮桴况於運舟歲窳艱楚萬狀奈何不爲之所也念塘林云亦曰修練湖不惟通運道且益民田非與又按六朝齊鸞永泰初王敬則反會稽至曲阿曲阿令邱仲孚收船艦鑿岡埭瀉瀆水以阻其路留數日臺軍克之則此地之有湖此湖之爲重較如也

復祖制萬年水利議

周廷鑑

水利一節江南大利害也水不過蓄洩二道興水之利不過疏源浚流兩端而年來疲民力以事畚鍤卒無成效何也大抵天時不齊人事漸弛工嗇於費則用力不深任失其人則糜費無補此其流也而本不係也今日水利莫重於漕河漕河莫苦於旱涸故議開不如議蓄而練湖之修復不可不早計也按練湖居丹徒丹陽間上下各週四十里而遙受長山諸水夏秋屛以溉田冬春放以濟運由來久矣自湖佃成田佃者私放水以利種作而湖底遂可揚塵運河因以莫濟豈滄桑之無可奈何哉

誠使查革濫佃蓄滿湖水其修建開涵諸費卽以每年中詳派挑河工銀不下數千金撮其一年辦此有餘而呂城奔牛兩閘壩亟修復以時啟閉亦不可少此其大畧耳若憲臺主持於上諸司竭蹶於下任一時之勞怨垂百禩之洪庥亦何憚而不爲乎不然舍其本而流是尋塵飯塗羨卑職未見其有濟也

丹陽縣全境水利圖說

張國維

丹陽地形高漕渠一路皆山脈土厚河狹形深水淺其流駛急舟楫之所倚命也練湖邇在城西昔人遏馬林溪以溉雲陽法主納不主流厥後土民築隄橫截取湖下地作田遂分上下兩

湖作斗門礎函以節洪濤歷代修治惟勤入我明特申湖禁每
下詔旨專官督理以防衝決唯閭右侵占爭利雖懲創不少衰
止凡湖流橫溢不獨丹陽一邑受其害識者嘗抱隱憂講求不
嫌屢牘誠非過計境內有簡相珥村丁義四瀆皆稱關要珥瀆
卽金壇運道又九曲河向立博望閘最關水利今久淹廢姑存
其名以俟經國之君子

練湖說

鄭若曾

練湖卽諺所謂開家湖也在丹陽縣北百二十步自馬陵至縣
治沿河上下週圍約六十餘里迺丹陽所視以爲利病者也何

也丹陽乃運道所經運河之通塞常係于湖水之收放十六水
函與七石閘是也運河之水原係江潮從京口丹徒二閘而來
若江水涸時則二閘之水不至而運河不通所資者開練湖諸
閘之水而已向來豪家占湖爲田此義不明已久須縣令留心
經理水涸之日禁民開閘常養湖水以備蓄洩斯利莫大焉不
可忽也

續漕河議

姜志禮

神廟初叔祖少保鳳阿公著漕河議蓄湖慈閘疏孟河當事采
行胡雅齋郭龍渠不開河而濟運者二十餘年公捐館無人正

言至有佃湖妨運歲歲累民開河駢死舂鍾而竟不能聚尺水以資轉輸蓋故老有言京口閘底與虎邱塔頂相平是亦可以知挑河之無益而蓄湖之爲要矣前南少司空匪莪何公撫院薇垣曹公按院孺初王公漕院孟麟徐公俱抗疏不果行今上聖明銳復祖制亟允按院黃山饒公其次陳公先後奏各下所司准撫葵孺李公總河上虞朱公撫院星銘莊公漕院洪崖余公監司秋圃吳公郡侯冰壺王公別駕華宇張公司理芮夫周公幼民吳公邑侯慕吉王公奉行惟謹革侵佃修湖闢千載一時亦旣駸駸古初矣然謂遂足以濟乎未也夫上下二湖各周

四十餘里上湖濟下湖之窮下湖濟運河之窮而下湖之水夏秋灌田冬春濟運各有閘函盡制曲防載在縣志今旣修復已無容贅惟是當年湖流之足用者爲圍埂俱高蓄水深也自侵佃繁興私圩衆建鑽堤開穴所在漏卮埂已非舊水皆不能及于觀音山北對過之首閘而何以灌田何以濟運其甚者自丹陽西門弔橋起至湖頭利市村北止計長五里圍埂缺陷非丈餘卽七八尺水不加深何堪啟放竊恐閘座雖修又將束之高閣也故修埂乃修閘後第一義謂宜及今中秋以後霜降以前旣無車水灌田之勞亦少刈禾種麥之冗一二十日間負耒農

人稍有餘閒可矧其力過此則滌場播種又農忙矣再過此則風號雪凜又罔功矣但埂長五里為運而修運非一縣似不宜獨累丹陽派及隣邦又恐緩不及事當聽道府酌議刻期先令丹陽里長急出工力修築增高而所築之堤務令濶二丈五尺高一丈即少亦須七八尺與東堤相稱使湖水必可溢于觀音山北對過之首開始為修復祖制蓋祖制首閘之南連設三閘漸有次第而濟運則必自首開始繳關老石一一具在不可易也是觀音山北對過之首閘非教場頭對過之首閘也倘水不溢於此閘則水不深倘堤不高于此閘則堤猶下有識者自能辨之若堤高水深矣謂足

以濟乎未也先年不開河而能濟運者非獨以湖水深也為運河閘座是恃也閘座非獨以鎮江之京口呂城常州之新開奔牛數閘為足關鎖湖流也凌口尹公橋黃泥壩辛豐大犢山五處節節有閘而今皆廢去可奈何既復湖當為並議運畢建閘斷不容緩而河之支流如武進之洞子河連江橋河扁担河丹陽之簡橋河陳家橋河七里橋河丁義湖越瀆河珥村谿之大壩頭丹徒甘露港南之小閘口自昔冬運中廢閘壩可有可無今明旨已復冬運自應急整以防他洩若奔牛呂城大閘之北祖制各設減水閘至十月即寔之以土一切往來商民船隻盡

續通志 卷六 六
令車壩禁絕開闢走洩河流此皆舊章所當率由而近且有謂
當開九曲河使運船徑從包港闢出大江直達揚州然前人有
無舉行未經查確其事重大合無先令得利人夫自願挑浚者
鼓舞浚深果可通漕河必不用况養民亦是急務宜行也有如
湖堤與閘修矣河工事宜已備舉矣謂足以濟乎似亦未也其
說在處回空糧船過客座船具載少保公議中宜亟行而身其
事者不無遲疑非盡為浚孟河經費難慮江行難耳夫江西
湖廣之糧船不下數千艘不走千里長江乎豈惟糧船即官船
山之矣瓜洲至孟河僅八十餘里順流一帆頃刻可渡且下通

江陰靖江崇明太興等處商家往來不絕風色不便到處皆可
停泊况圖山有把總小河有巡檢江上有巡船何慮焉惟是使
客徂於循習不肯江行而先到回空或時人多徑啟河閘又或
以官船壓前伺候官船啟閘其後到官船又或催逼前船啟閘
紛紛爭入遂致河水走洩為重運病而練湖所蓄竟至不足以
供豈不可惜猶記江陵張政府公當國持是江行之說冬運時
回空與官船斷由大江收孟河當時法嚴令肅行之無異今亦
宜照此法請一嚴旨刻成書冊必使冬運時過客從北來者由
淮撫從南來者由浙撫應天撫從江西湖廣來者由操院南兵

科各掛號掛時卽以所刻嚴旨送看夫非朝廷臣子與自能約束家人與船頭不敢蔑聞規取叅奏至其或由孟河或起旱或尾重運後俱聽之如是而漕事乃大善較之開河無益有損者相去遠矣乃若急炤祖制修浚孟河使回空必無淺滯是尤要務竊嘗籌之復湖閘不復河閘與不復湖閘同復河閘不復孟河與不復河閘同復孟河不造何莊閘與不復孟河同孟河屬常州急公大義與鎮江同鎮江修練湖常州亦必修復孟河也再照京口至奔牛一百六十里河身遙遠湖水一放全賴各閘壩節節關鎖湖既復則徒陽地方五廢閘卽應並復而尤喫緊

者無如凌口黃泥壩一閘蓋丹陽南至凌口三十里北至黃泥壩二十五里中有青陽鋪近凌口石羊村近黃泥壩兩處俱淤沙難浚而練湖高于運河數尺放湖則水勢加高立可掩淤諺云板啟三分河滿三尺非無稽也此時若有凌口閘則水之南去者不得徑入蘇常而青陽可以無浚若有黃泥壩閘則水之北去者不得徑入江洋而石羊村可以無浚此兩閘於練湖最切近最關鎖缺一不可不然水不趨南又將趨北水不趨北又將趨南是皆不爲我用而青陽鋪石羊村兩處淤沙又無如之何矣然此特拈出至喫緊者言而非謂他廢閘可緩爲也嗟乎

行河者將槩謂此地俱平坦如一而江湖河水與他處等不必復聞而責之開河已乎抑翻然有覺而惟有益于國無病於民之是圖也跽伏野農亦自知出位也已謹續漕河議以當芻蕘再列六款於後

一凡啟河聞先查糧船大幫有無齊集未到勿啟到少勿啟下聞不閉勿啟

一凡啟湖聞先查凌口黃泥壩二聞有一不閉勿啟

一湖身橫濶既有四十餘里之寬湖水放河又有數丈高低之勢其衝激也如斧如鑿其震驚也如雷如霆一不慎而聞基

立頽全湖立涸成之難毀之易可慮也湖板必須寸寸起放

十以惜水一以保聞此在選用老成謹愨不由衙役不覬湖

田者為聞夫庶免包藏別腸壞湖啟釁為紛紛侵佃者地也

喫緊關頭全在于此

一上下二練湖不可並放下湖如袖口食土湖如馬後砲緩急

先後要有權衡

一下練湖四聞不可並放自北而南亦當循序既不並放則亦

不必聞聞設夫共設老成謹愨者亦人而止儘是於用為運

設夫自應給之正食而工食亦不必過多蓋冬運自今年十

月起至明年二月止總計不過五箇月其工食或以什一銀兩或以湖內漁租明明白白酌爲定規斷不可輕給沿湖分毫地土聽其耕種省工食開後釁也但閘邊亦須有安身之地或量與閘堤一二丈搭葢茅寮此外不得加增庶可永杜將來若上練湖閘近張官渡人烟輳集之處不必爲之所矣一湖自復閘後比歷年湖中見田不見水者亦迥別矣但要河中廢閘作急全修回空等船盡歸孟瀆則茲冬運也傳之億千萬年可與國脈俱永無煩宵旰矣屬草已完猶覺有未盡者再續於後

江南運河北自京口南至奔牛誠如前議必可無憾然奔牛則常州地也雖咫尺呂城而地分兩府權不歸一先少保叔祖每籌冬運奔牛閘壩須以鎮江水利官暫攝呼吸始靈當是不易奔牛閘壩外東南二十里爲新閘東北轉灣數武萬年橋爲孟河由萬年橋循河五十里至河莊爲大江夏秋間江潮湧入水勢甚盛至冬春間則涸矣祖制修孟河以便回空而萬年橋北設閘亦以冬月水枯放湖濟運水過奔牛勢易入江故以閘爲障葢專保重運而於回空亦無碍良有深意一從冬運廢後試問今日猶有閘板一片否河莊是江河咽喉旣議回空必從孟

河亟宜比炤京口補設一閘緣冬潮雖小亦有來者來時啟閘
即可受潮落時閉閘即可使內水不洩而其啟閉不必他委止
須責成就近小河巡檢主之此善用孟河以濟回空之要策不
特亟當濬深孟河而已至於新聞一座則專關鎖東去之湖流
者蚤當修復抑又何疑夫以鎮江人談鎮江運事而又及於常
州更出位矣顧欲其事之詳明遂極言之蓋目擊漕輓艱阻之
虞辛桑挑浚之苦而又家庭間習聞少保公水利圖漕河議故
不辭煩瑣披瀝所知倘蒙當事虛懷采納樂賜舉行國計民生
永賴之矣庸詎谿壑老臣得効涓滴微忠已耶

崇禎五年壬申秋八月既望

漕河治標議

姜志禮

呂城兩閘並設南大北小南淺北深談運事者往往棄淺取深
此由未知祖制也呂城小閘底深閘板一啟通河之水立盡大
閘則用長石爲底鑿有深函板入其中滴水不漏此運糧時大
閘小閘可用不可用之辨也若是則小閘遂可廢乎曰此祖制
之所以爲善也官民船隻絡繹不絕若無小閘築壩盤剝而大
閘不得閉矣祖制一交十月卽將小閘填土成壩又於清微觀
前沿河各設繳關官民船隻一到卽盤而大閘則專候漕船以

時啟閉不許擅開先年王荆石相國赴召船頭恃勢囂開維時壩官遵奉院道嚴禁抵死不從飛報到府郡伯王公諱事聖者單騎至呂城云先生平章軍國乃爲壞漕禍始相國笑而領之急命起剝後因久廢冬運裁革壩官而繳關移址尙在清微觀前既復冬運急宜仍造繳關以保大閘壩官未能遽復卽以呂城巡檢兼攝亦可若夫祖制設倉于邑之北水關內此因尹公橋畔與黃泥壩原有石閘湖流一放卽可臨倉而兌今竟何如挑擔遠送且勞且費今議造木閘而未復舊閘名曰權宜亦權而未必盡宜耳憶萬歷丁丑邑令紫亭甘公奉撫院志齋周公

察練湖有無蓄水維時湖被侵佃無水從寔回報隨蒙發牌云守土官不以運務爲重致涸上流限半月內設法滿湖不則叅處甘令驚怖急請教於少保鳳阿叔祖公答曰天則不雨水源已竭奈何甘令固請公曰容熟思之越宿告甘令曰不記孟氏之言乎令夫水激而行之可使在山甘令曰練湖高于運河二三丈且寬廣四五十里何能激水少保曰開河用民力激水亦用民力試看山之田遇旱激水節節引高亦可概見令曰价雖不敏請事斯語隨喚里中派定人夫水車以數百計夜則懸燈更番車引而又親攜酒食犒勞不半月而湖水滿盈撫院得

報大喜以賢能首薦後選御史老朽回思往事宛然在目昨已作公書造木閘免開河矣適承糧道會公祖郡伯程公祖水利宋公祖邑令傅父母下問欲得一無水而有水之法老朽耿耿往事曰練湖可以激水滿運河獨不可激水滿乎湖高于運河二三丈寬廣五十餘里尙可激水滿自江入運地勢尙平自京口至呂城水道一綫止百四十里兩頭尙各有閘誠得嚴禁勿令漏洩不可引江滿乎其在鎮江則有京口閘京口北之小閘在丹徒鎮則有通江閘在丹陽東北則有包港閘雖遠近不同而俱通大江隨引隨足如之何不可也夫急則治標今日之事

亦云急矣衰遲老朽既承問及遂置復開放湖上策而姑畫引江下策以當治標或猶愈於無策耳謹議

練湖志卷七

書叙

注疏云書攄也釋名云叙緒也蓋書者發攄志意而登諸簡牘者也叙者引其端緒而究其事理者也體雖不一而要以賢人君子義理積於中而人情物態熟於外隨其所發以時為呈露故雖尺牘之往來片言之叙述而無不可以垂鑒戒示永久也練湖之興廢關繫重矣其見於縉紳先生以及都人士之書叙者罔不語重心長可以壽之簡編以告後之有心于國計民瘼者志書叙

鎮江府水利圖說叙

姜寶

雲源林侍御公奉專勅領特差治水江南既五年且竣事蘇松常三府皆刊行水利圖說以紀成功而我鎮江則郡大夫龍谷王公取諸丹徒金壇及我丹陽三令長所撰述而總其條貫者也丹徒爲鄉八曰崇德曰大慈曰長樂曰義里曰平長曰高平曰洞仙曰丹徒圖與說各二十有四丹陽爲鄉十曰練塘曰壽安曰太平曰石城曰高牧曰桂仙曰永和曰永濟曰仁信曰尙德圖與說各十有二金壇分高中低爲鄉三爲區十圖十二不說則十焉中間水利在丹徒有山鄉有沙鄉有水有旱宜漕宜

漕宜隄防圖與說備矣丹陽金壇因地形之高下爲幹支河港爲洲爲圩其宜漕宜洩宜隄防圖與說亦備矣又中間爲橋爲閘爲岸凡有關水利者無不載開浚修築凡公所嘗規畫以底績亦無不編摹而纂著也屆期入梓龍谷公造予廬屬爲叙予惟鎮江之水利以漕河爲先漕河以丹陽爲先丹陽居丹徒金壇地之中受練湖之水以濟運也故丹陽之漕河以治練湖爲先練湖上受諸山之水勢奔騰難於蓄而漕河居蘇松常上流地形高而易於走洩也故湖以治湖閘爲先河以治河閘爲先湖閘治令蓄河閘治令不走洩矣然而運回船每梗河閘不得

閉故欲使運回船不梗河開令得閉也以開武進之孟瀆河令放行運回空爲先前時公嘗究心及此而僉同前撫按兩臺胡公郭公議孟瀆河開矣然而運回船不由以入也湖開治矣河開上修京口下修呂城奔牛中於麥舟尹公兩橋兩設閘函口以待下板閘水而今者則又割增凌口閘矣然而閘之不得閉以官舫往來恐猶然如昔也每冬月苦丹徒丹陽之民以挑漕河而我丹陽之民尤苦每冬月之挑漕河也是果誰之責歟予惟閘以蓄水閘可以蓄水而運苟有濟則漕河可以不挑故使閘設而得閉也可蓄水以濟運亦可蓄水以免民挑河然其事

則惟撫臺與漕臺得專之蓋撫臺主起運漕臺主僭運運船空而回撫臺倘先期令曰由孟河入不由孟河入於本船之官旗罰無赦河閘當以時閉漕臺倘亦先期令曰閘設而不閉與無閘同閘應以時閉而或不閉也於本地方之所司罰無赦閘閉矣運回船由孟瀆河入矣如是又告總漕於淮亦無或有所異同而可否也湖之得以蓄者下于河閘閉而河之得以蓄者不走洩也于是漕舟無不通行漕事無不濟而丹徒丹陽之民可不苦每冬月之挑河矣此乃撫臺漕臺事也然則公獨無責歟蘇松常之興水利利于挑浚我鎮江他水利亦利于挑浚而獨

漕河應挑浚乃利于不挑浚而法亦可以不挑浚也又何歟予又惟蘇松常之興水利也利農田以足國課也爲民以爲國也我鎮江之興水利也他亦與三府同獨漕河求有濟于國運亦求無病于民生也爲國亦以爲民也公嘗勞心籌此矣顧漕河之水利公得與而不得專公所得專者公爲之公所不得專者公告之撫漕二臺一如予言相與處官舫之往來講求爲禁令務有以相濟而相成焉公雖不得專爲亦猶公爲之是則我鎮江水利之大者也諸如所當開浚而修築既經公規畫以底績郡縣諸公者亦旣一一奉行而縕摹摹著之爲圖說備矣備矣

當無以予言爲也是爲叙

與郭龍渠撫院論運道書

姜寶

惟門下昔按今撫兩有大造於我江南也萬口無不銜恩頌德而寶尤在他士民先但緣不入城市履公庭已久是以未及趨承左右然以門下之加禮用情每出常格外則中藏非一日矣茲有一言冒瀆臺嚴亦或老公祖所心許也敝縣之運道居蘇常上流每易走洩所恃者在京口七里橋呂城奔牛諸閘之以時啟閉爾今凌口又添建一閘而各閘於糧運之來每不下板蓋所司爲官船阻撓也不知孟瀆河之開原爲運回船與官船

可以由此而南北仰惟釣臺昔年主張賴以成功久矣今幸天
借大賢撫臨敝地百姓冬月挑浚之苦以閘不下板而每每不
能免也非臺下其誰能察而憐之昨叙本府水利圖說亦曾謬
有言在其中時則謂運回船之由孟瀆收港屬臺下主之而各
閘之下板屬漕院主之今聞漕院至期稍緩則以下板之出令
併煩臺慈亦似易事倘於十月中即令所司於各閘下板令運
回船於孟河收港不致閘板之頻頻啟閉以洩水也則我丹陽
之運河可不煩每歲開挑我民當受臺下洪施其為銜恩頌德
也當又永永無窮矣即官船之不肯江行者或與之盤剝或開

一開閘放行似無不可也呂城奔牛閘座係屬常鎮二府恐彼
此互相推諉亦惟臺下有以統一其事權耳別具栽植蘆柳事
情則係固隄蓄水一節而生家事亦與焉非高明不敢以此言
進然不履公庭之人既不能躬造又不敢遣使直達謹託舊知
契蔡梅若直指為轉道仰私俟他日者簡召榮行當於津次或
江許一致叩請也草草冒干臺嚴不任悚息之至

謝南少司空何匪莪

崇禎己卯

姜志禮

昨賜飯不勝飽德又快睹兩公子翩翩絕奇而幼者猶在襁褓
舉止已偉然大人翁福未量讀大疏語語救時喫緊而尾乃謬

及么麼姓名立談片語亟爲入告九鼎重矣愧甚感甚時政非一而江南百萬漕糧尤關命脈主上第責運事愆期而烏知運道之繫練湖者不小徐漕臺甘剝腹而言之王按臺手勒碑而檄革之聞曹撫臺又有疏請革而今又有大疏矣乃佃加價者如蟻集血紛紛未已奸雄潑膽必欲勝上臺有如主上堅意必復冬運祖制則潮涸河乾之日上流無水運事謂何國脈謂何恐當事之蒙譴未測而百萬生靈殞斃畚鍤竟無補也湖漕成案附呈左右以備省覽亦謂虛心下採無容自外耳然皆前人之言非臆說也願言不盡

復邑令袁漢陰書

姜志禮

治子浪遊不能時向孔邇修定省乃霏屑清音忽勤飛翰瓊瑤鼎祝更爛承筐父母之念子民抑可彌遠彌篤而子民受父母之顧復雖千里外猶繞膝也烏烏之私如之何不切切也父母之待雲陽編戶直子之耳惠困窮鋤強梗清賦役節郵傳敦教化厚風俗犁然罔不備舉而今又創湖田以興美利耶江陵當國時奏請湖中不許存留一草一木專蓄水以濟漕運時蓋漕艘以臘月行潮枯河涸不得不然乃今二三十年來開幫改在仲春以後江湖瀰滿用之不盡而何以湖爲故漕之僅爲沮洳

澗之頃成沃壤此二百五六十年来所未與之利而父母與之
不朽事也况佃價貯府纖毫無所與于己減編及民錙銖皆以
利其下此後所收之租又以甦驛困也一舉而數善備焉非常
之人斯有非常之烈不虛哉雖然一方風景惟有此湖湖南灌
溉亦藉此湖請佃何窮此中當有搏節如東坡守杭州因民之
請既洩西湖之水以奠民居慮防之潰尤築西湖之堤以成澤
國此千載名賢事業區區微衷因教而敢私商者也不識以為
何如謹復

復某大尹

姜志禮

公莊一事舊無此名有之自任怨任勞名令李愛泉諱學道父
母始夫愛泉之有公莊也非愛泉意也衝煩不及良鄉涿郡而
獨著于雲陽寔以坊支班支無出民不勝苦而名令李愛泉公
身任勞怨復湖濟運灌田有大功上臺以此酬之而愛泉受之
然受之有名者亦以坊支班支受之也何謂坊支坊長備酒席
折席之儀送過客及鄉飲酒禮進表諸費計費亦不貲至年終
具領庫空不能給與何謂班支點定吏農數名輪辦下程送過
客經年費亦不貲亦至年終具領庫空不能給與後龐撫臺心
庵公諱尙鵬南海人蒿目江南郡縣支用公費錢糧瑣碎未易

消莫奏請欽依行一條鞭法條鞭法行而坊支班支革矣朽生髮未燥蓋熟聞之而事屬公家莊田因循未革致謀佃湖者藉口湖復則水淹公莊不便朽亦心知而答云理勢自然無足與者適際數年蝗旱有田無租有名無寔何以莊為又計父臺清廉佳譽為三吳第一流考選在卽而相國元老周公自言復湖嚴票出于其手父母考選有言責行且記御屏入坐論卽有公莊在亦留與後人父母無所取之矣

練塘攷敘一

曹勲

子厚愚溪吾厭其陋摩詰輞川吾嫌其侈知章鑑湖似席自然

之勝而必賜自天子事亦難為繼矣丹陽練湖卽六朝曲阿後湖唐詩人權德輿許渾家焉然兩公不以練湖名練湖亦不盡以兩公傳予者無涯取者不禁又不似三竺六橋為旦暮勗辰之所溷是人與地俱在顯微遠近之間令人作六朝佳麗之思忽復作白露蒹葭之想豈二酉氏之喜而彙之所以張吾楚也

練塘考敘二

蔣清

凡水澤之在人國也厥德有二一以資灌溉也一以利舟楫也故大國必有大澤楚雲夢吳具區之屬是也降而一郡一邑蓋莫不匯水毓秀一方維吾潤居四郡上流而丹陽又為三縣之

脊故其勢中高而善瀉源泉涓滴不北走京口卽南走毘陵金沙且地當長山八十四流之衝夏秋雨澤降山溪溢則平疇爲白浪及夫流潦旣去浹辰不雨則桔槔無所施又成龜坼矣他邑未澇而澇是憂他邑未旱而旱是懼惟吾陽爲然又其地爲漕渠所經冬春發運舳舻膠澀至役民牽輓車牛踣敝或激以灌或涸以濬勞費不貲艱楚萬狀自西晉陳敏過馬陵溪引長山諸流滙而爲湖周圍築隄延袤四十里而朱陽於是乎有巨浸焉六朝謂之曲阿後湖又名練塘澇以緒旱以漑而蓄洩得宜則漕以濟載在史乘班班可攷也然千餘年間利害相眩與

廢迭乘時而田時而湖迄無畫一者殆圖經散軼無所徵信而然歟晏如姜公博極羣籍胸藏宛委目擊而心慨焉於是蒐羅故寔囊括典墳著爲練塘考令湖光重開生面甚盛心也歲在辛卯深秋無事風物搖落林壑淒清公出是編屬余訂定且曰子當弁以敘言余謂利之於人甚矣圖其大不得不棄其小圖其小遂不顧其大是湖也耕之爲田利在數家存之爲湖利在萬姓至於節宣濟漕尤利在君國湖水寸渠水尺誠哉是言也余嘗讀曾子固鄆縣廣德湖記其形勢廣狹興廢利害正與練湖同蓋源出於山隄之爲湖累石墜水以時閉洩而田不病旱

舟不病涸以爲千載之功而一邦之永利也國家都燕運道進
北所經亦各有湖貯水以備旱涸民間呼爲水櫃汶上之南旺
蜀山之馬踏東平之安山濟寧之馬場沛縣之昭陽諸湖是也
倘練湖可廢將北運諸湖亦可廢耶今晏如所輯前古名臣文
士撰述如相國劉晏之議狀刺史韋損之增修丞相脫脫之志
乘李遐叔之賦頌陸放翁之記敘權文公許仲晦之題咏洎宋
淳熙以還修築開濬之工役錢穀隄塘丈尺函聞多寡之數纖
悉備具瞭若指掌其最近而可攷切而易行者如吾鄉睦給諫
公煜之禁侵佃練湖記公會祖宗伯公寶之湖隄漕河水利諸

議及徐饒秦三侍御之奏章皆金石之文也其他名疏王言務
蹟幽事靡不備載使人閱之忘疲舉而措之則經國遠猷也傳
而述之則名區佳話也然修濬禁革有位之職務游覽歌吟
逸人之雅尚清與公杖履逍遙於練塘之濱一觴一咏以繼文
公仲晦之芳躅而釐弊耆功俟之劉相國韋刺史其人者

湖漕成案敘一

古來國家自選舉賢豪而外則食貨要矣故冢宰首六官而太
司農卽次之唐虞貢賦九州之產皆假道于河蓋以陸運之艱
百倍於水其慎用民力如此燕自名公建國以來其後燕昭最

著然皆撫有一方耳迨元至前朝始一統而燕遂為宇宙之名都天下貢賦皆歸焉元用朱清由海道轉運最捷而風濤不測人亦危之後開會通河則海運與河運兼行然中間相隔尚數百里未能竟達京師也前朝永樂間因白老人獻計遣大司空宋禮及都督等官發夫徒數十萬人疏鑿元人故道于東平州築壩遏汶水而西使盡出于南旺節節建閘步步蓄水從此南北水道竟達京師遂為千古轉漕之利

國家龍興北海定鼎燕都一統中外窮天罄地籠罩萬有轉漕之盛隻古無兩考賦數貢東南居其十七而寄命于如帶之河張

官置吏鱗次櫛比以經理之無非為此運道計也余自甲子季冬拜同節姜夫子于燕邸凡古今理學經濟諄諄提命一日閱邸報言及轉漕艱苦事因出所纂湖漕成案一書示余曰此東南運道之繫命而民間往役之最苦者也余受而心識之順治己丑余奉專

勅視漕兩浙則身履其地而目擊之因進土人而詢其源委乃輟蹙咽嗚謂自京口以至奔牛百五六十里之間地形高亢每逢冬春江湖不來河水淺涸而起兌轉漕正當此時蓋自唐宋以來嚴蓄練水漕艘一進奔牛閘則閉奔牛京口諸閘而開呂城閘

然後放出湖水則漕船銜尾而上卽不浚河曾無膠滯志云湖水放一寸河水滿一尺不但吳浙四千數百餘艘之漕船出于其途而各處本折錢糧貢進方物莫不由此此天造地設爲國家萬世轉輸之大利也明季有司不知國恤罔念民艱利其租稅之入縱令豪猾毀閘掘埂以致走失湖水湖灘遂多露出百計鑽營週圍告佃成田澇則壑隣旱則懸耜每歲冰雪之中役民浚河隨淤淺阻如故其害可勝言哉明初設禁甚嚴犯者戍遠邊下死獄卽歲納些須公租豈能當一遇河道旱乾我官府驚惶區處備嘗艱苦軍民疏導撈浚其勞費不倍萬哉余聞之

益信夫子留心經國不我欺也今

國家用人理財遠踰前代偶因之使俾不佞待罪冬官而爲之長而都水使者寔隸漕河蓋責無可委焉查

功令漕船所過地方淺阻十日以至一月守土者降調有差今惟願賢有司上下同心共以國計爲念毋蹈前朝陋規則大善矣會聞遠仲聯兩世兄續刻秦侍御復湖疏記以續吾夫子之緒寓書京師囑余敘之因憶京邸告詔之言土人痛切之語而述之以爲敘

順治十七年長至日工部尙書古晉崑嶽楊義頓首拜撰

湖漕成案敘二

今

上御宇仍定鼎京師勢必藉東南輸輓而以從海運危從河運安悉如明制之舊顧京口達丹陽漕河地高於蘇常諸郡如建瓴然每冬運河涸舟膠全賴練湖之水以資灌注所從來尚矣值國家經制未備奸豪侵佃練湖多至九千餘畝侵佃既廣勢必毀其閘壩函礎使湖之功壞湖之功壞而漕之事沮遂使前人百計經畫以成之者浸滂以迄于廢豈不重可惜哉時觀察許公尚令于陽允士民請立碑泥亭以禁開洩豪計稍息矣嗣賴直

指秦公巡行至邑父老子弟沿河呼籲請復練湖奏之

朝廷

朝廷許之時又有邑令吳公寔任經理不遺餘力而余亦得參末議于上下焉功既竣姜君聞遠仲聯乃太常同節先生子也以復湖太常為國忠蓋因出舊梓湖漕成案四卷而益以我清定鼎以來直指秦公疏議碑記冠之於首合為五卷命余敘之余惟湖漕之事大矣軍國之運藉於漕漕之運藉於河河之運又藉於湖夫然而吾邑之湖為大有功於

朝廷矣故言湖漕者何湖之利溥矣揣言漕重湖也姜君出其集

以行者何前事者後事之師也凡歷代之碑志疏議具在班班可考後之欲有事于漕者徵於成案而已矣余竊有感焉夫言出之匪難行之爲難事初之匪難遵之爲難蓋湖之未成也貴于清復湖之既成也貴于修舉必也使函壩盡制而後有湖有湖而後河得受湖之流又必也使閘座盡制而後有河有河而後漕得受河之利若以一邑浚河之費修函壩以諸郡協濟之費修閘座庶不至重困陽民而使奸豪侵占者謂復湖無益濟運之藉口雖然湖漕相爲表裏而皆以當事爲廢興如姜太常公以復湖爲任而非有直指饒公採其議以力行之邑侯王公

董督之則不能有濟於前余雖志太常之志而非有直指秦公之力行許侯吳侯之董督亦不能有濟于後自茲以往閱斯集者其慎無有與官爭利之民蹈如完如著之轍有營私賈利之官蒙練湖可賣揚子江不可賣之譏者哉是爲敘

順治甲午清明後一日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前

誥授撰文中書舍人同里後學吳贊元頓首拜撰

練湖歌叙錄引言

練湖之興廢屢矣至今日之廢而復興也而遂爲萬世不刊之典豈不幸哉今夫天立君而君置臣皆以利民也利民莫先於

足食足食莫大於務農務農莫急於水此其大較也唐虞三代之聖人他務未遑而汲汲焉首以澤梁無禁溝洫惟勤爲當務之急也由是道也陽邑練湖開自晉陳敏時初未有所謂會通河者蓋本爲旁近民田灌溉計耳而後乃兼及於濟漕及其旣也更主其用於濟漕而兼及於溉田夫湖可濟漕則河可無浚而小民免一年之力役即可息無窮之苦累而節數千萬之金錢亦未始非利民之大也然而漕之克濟恃乎河之有閘而閘雖設遂能保河之間不一浚乎不能也又能保閘之設而不壞壞而隨設乎不能也不能則漕不足以濟漕不足以濟而吾復

湖之說方主乎濟漕則道旁築舍之空言不惟不足以服告佃者之心且並不足以正告佃者之罪彼其掘湖隄毀湖閘以洩水成田特在奸民一反掌間耳而溉田之利反不得不與之俱廢矣康熙四十六年

聖駕南巡是時下練湖與上湖俱廢者垂二十年當事者往往執濟漕之說以爭之莫能得賴

聖天子軫念東南水利飭督撫河漕諸大臣條議其有資灌溉應疏應築者以聞而丹陽練湖與焉於是大渙王居重建下湖四閘巡撫都御史于公因之以體察民隱剴切入告而後下湖一萬

一千餘畝之水利遂盡歸諸濱湖之民何其徹也其修建涵閘
儲以湖中物產防墮壞計久遠矣下湖已報陞科田七千餘畝
聽濱湖用水民田均納賦稅順輿情杜覬覦也不議及上湖者
用主於溉田而不主於濟漕也則下湖已十給八九焉酌古準
今稱物平施也蓋自有練湖以來興廢屢更然其復之之本與
復之之法未有若是其親切而周詳者也湖既復數年而濱湖
之民家室盈寧婦子和樂官租先衆風俗淳美都御史儀封張
公相繼撫吳又爲之釐剔振肅委任良吏以多方而鞏固之斯
湖之利豈不將與天地俱永哉然又不止此也方湖之既墾爲

田也土鬆而水濁日夜傾瀉運河雖夏秋之間舟船有阻塞不
行者矣塞則必挑而欲僅挑此濱湖一帶之河則省費無幾滋
弊轉甚且或反至於塞河於是勢不得不議全挑而使官與民
交受其重困往者嘗頻年浚河矣他處皆已浚深見底而湖干
數里地淤泥猶高積丈餘丁夫以倍蓰計終弗克濟當是時上
自郡邑長吏下至億萬編氓未嘗不羣焉痛心疾首於廢湖之
人而爭欲食其肉也今自湖之既復也泥凝而草長湖水溲然
以清又不時洩固於漕無益也且得無損無損則河不至於頻
挑但使數年之內省一年之役惠已不可勝計而邑之人方且

陰受其福而不知此與神禹之水本為播奏艱食而賦道自通者何異然後知

聖天子慮民之深與賢公卿大夫勤民之力真有以度越千古而垂法萬世也於是濱湖萬民既已築墩湖心建萬世永賴之亭於上而諧又綜其始末輯為歌敘錄以志之書曰九功惟敘九敘惟歌勸之以九歌俾勿壞是湖之復良法美意固已當窮無窮極無極而吾民沐浴膏澤歌咏勤苦急欲以廟堂解慍阜財之盛綿頌禱于億萬斯年則亦猶維持勿壞之意也後之君子可以觀矣

康熙五十四年 月

日湖上湯諧謹識

歌敘錄第一卷引言

湯諧以下俱湯作

自晉陳敏始開練湖至今千三百餘年中間叠廢叠興畧見於本邑先賢姜太常公所刻湖漕成案一書其詳終不可悉考其在

本朝則亦已三廢而三復矣順治九年奸民喬日洪等廢之 按院秦公奏復之康熙十三年紳衿賀傳錄等廢之 撫院馬公奏復之今之復視昔之復義例雖已迥異然而

國家之令典不可湮也 兩憲之維持與夫同時僚友之贊襄不

可忘也故照湖漕成案例錄爲第一卷

歌敘錄第二卷引言

初賀傳錄之以墾湖獲罪也案既定發本府防廳杖乃因其所識計僑而求救於丹徒鄉宦張鵬計僑者張宦之幕賓也宦素聽僑爲請於防廳廳不許竟論杖如法官大慚恨於是蓄廢湖洩忿之意而計僑者又以佃田之利啖之康熙十九年宦在諫垣有言責遂疏請廢湖矣宦意本欲盡墾全湖會 巡撫都御史慕余二公後先勘奏卒奉下湖低窪仍留蓄水之明旨以故下湖後雖廢於私而卒未廢于官然上下兩湖開墾田共一萬

一千餘畝宦與計僑乃佃至四千宦無子有姪繼嗣不爲無後且其在朝建言又何止一湖而至今濱湖之人猶共相指斥以爲廢我練湖者當得絕嗣報也可畏哉慕余二公未能直排橫議或謂無勇顧當是時虐宦之勢方張中有難言者且自今觀之上湖原在可存可廢之間而向非慕公迂迴其說以待更端余公力持其平以程後効則今日雖欲議復亦恐無由如之何而忍忘二公之德備錄其案爲第二卷

歌敘錄第三卷引言

貪人敗類厥欲無厭上湖旣廢并及下湖雖一時仁人君子莫

不昌言以排之同力以遏之而格于時勢未可遽復也然而意則已厚矣心則已苦矣其廢之之計極于深狡能使明者莫察所當抉摘以備千載之創懲而其復之之議極於剴切能使聞者惻然尤當記載以貽萬年之傳誦爲第三卷

歌敘錄第四卷引言

甚哉張宦之流毒無窮也假育嬰同善爲名踞佃湖田至四千餘畝而遂以死死而其幕賓計僑家人潘大成者失勢無所倚又湖田當初佃時佃至三千餘畝之多疏渠築埂上價完糧事難猝辦而計僑賣男潘大成爲丐相繼流亡亦可已矣乃又有

徒邑吳之寅者接佃張宦之田而播惡焉之寅字虎庚行曰恭三與其弟之書字公綬行曰恭六者皆徒邑諸生住莊前村與上湖近自恃強力有智慮欲以人勝天始陽邑諸公與之爭執張宦田猶大相水火旣而服其謀畧遂相率俯首聽命凡下湖報墾三案五千餘畝之外所以借詞抵虛公行私墾絕無顧忌至于六千餘畝而全湖爲之盡廢者皆之寅之力也其方可欺明察若邑令馬公且哀其蔽棘而爲之代請抵虛使始終得以藉口之寅亦狡矣哉然方之寅定計時自謂謀出萬全一賦兩田牢不可破而卒至于畫虎不成徒受萬人唾罵前程性命皆

幾至不保人雖害矣已亦未有利焉傳曰違天不祥凡挾其區區之狡獪而欲以把持一切謂莫我難者皆妄人也錄其案爲

第四卷

歌敘錄第五卷引言

方吳之寅等欺隱之未敗也濱湖之人引領而望曰安得一日欺隱破而吾曹猶有蓄水之望也及欺隱既敗而郡侯黃公不惟曲追其贓罪且爲之請給佃于上司于是乎濱湖數百餘村億萬生靈生路垂絕矣乃案未定而都御史于公奉命撫吳正在清追私墾田畝爲民籌策間恭遇

聖駕南巡天子軫念民依徧興東南水利而全湖遂不勞餘力而盡復豈非易否之九四所謂有命无咎疇離祉者哉

聖天子深仁厚澤溥被寰區此復湖一事何啻太倉粒米而身受之小民自有不勝其感激者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彼首耕首斂澤在一時猶歌頌勿諼若此况乎利萬世而無窮者哉敬登其案爲第五卷

歌敘錄第六卷引言

湖之初復也其事一而已矣及湖之既復則所爲糾紛而待理者更不止一事焉苟敗類有未鋤規條有未密或釁生于意外

或戈起于室中均足貽後來廢墜之憂將以善始善終垂諸不朽洵非一手一足之烈也今觀復湖後所定諸案無奸弗破無患弗弭條理井然規模宏遠然後知一時賢公卿大夫推廣

聖恩莫安兆姓用心苦而流澤長矣備錄第六卷

歌敘錄第七卷引言

甚哉小人之橫也當丹徒張宦謀廢全湖時經募余一撫憲後先覆奏得

旨專佃上湖下湖仍留蓄水亦可已矣乃未幾而又詭辭以佃之佃至七千餘畝而下湖稍高之處已盡亦可已矣乃又并其低窪

瀦水之區而詭辭抵補上湖缺額以佃之及乎奉

旨捐帑重建下湖四閘與民蓄水而未及陞科之低窪四千四十七畝先復還湖已經陞科之稍高七千餘畝令濱湖用水民田攤認條漕盡復還湖亦可已矣乃不數年而又藉四千四十七畝無庸認賦之處指為欺隱以佃之及至前邑令曹公燭照奸貪詳覆太守陳公嚴批禁遏亦可已矣乃不數年而又仍執前說增捏浮詞或稱失業難民或稱撫育遺嬰或稱救生江艘陰合陽分互營三窟徧控院司府縣以佃之其膚受之愬皆足以動仁者之憐其假公之言皆足以聳正人之聽其迫切憤怒聚眾

群號之狀皆足以使大公無我之君子惕然于心而反疑禁者之偏嗚呼其何橫也向微巡撫都御史張公灼見利弊以主持于上前藩憲牟公今藩憲李公後先一德太守陳公始終不渝以承宣于中邑令王公更爲之綜核名寔不憚煩勞以釐剔于下而湖事不幾于殆哉是以歎後來之功與于宜諸公埒矣或有疑者謂四千四十七畝未經咨請認糧終爲此湖罅漏張公何以將行而又止不知認糧者所以杜奸民覬覦之私而不必認者所以明

聖朝寬大之德義固並行而不相悖彼夫意在營私而詭辭增課者

讀諸公上下往復之文其亦無所施其伎倆也哉備錄爲第七卷

歌敘錄第八

練湖之廢而復者屢矣然其廢也未有如此番之危而幾至于斷不可復乃其復也亦未有如此番之當而將至于更不可廢民之感恩而圖報焉宜也築墩湖心以爲報所而俾弗可磨滅焉又宜也墩之中爲

聖恩亭亭之中爲萬世永賴之碑亭之後爲祝

聖堂五間亭之左右爲四祠左上祠大中丞于公王公右上祠方伯

宜公金公牟公李公左下祠郡侯陳公右下祠邑令楊公曹公
 二尹楊公而邑令王公書院則在文昌閣之下亭有記邑先達
 賀拓菴撰文祠有記黃岡王西澗先生撰文閣有記邑紳姜君
 廣成撰文其刊不以崇碑而以方石擇善書者書之善鐫者鐫
 之而橫列諸壁間取其人皆樂觀便于搨印可以布諸市而廣
 其傳也而登之錄中則其傳益廣矣為第八卷

歌敘錄第九卷引言

復湖之利前人論之詳矣其說雖多主於濟漕而亦未嘗不兼
 乎溉田夫田民命也民邦本也使天下之田盡饒灌溉則百穀
 用成彛倫攸敘而匹夫匹婦無不被堯舜之澤矣吾固嘗曰能
 言復練湖者仁人之徒也至今考其文辭忠厚悱惻之思豈不
 藹然如見哉故本湖濬成案中所載擇其言之尤密而足以與
 當今善政相發明者附諸簡末并志勿誤為第九卷

歌敘錄第十卷引言

下練湖之復定於

聖天子之捐帑建閘成於巡撫于公張公之後先經畫功在萬世無
 可護者而一時循良司牧寔心任事克贊厥成者心跡具見前
 數卷中奉辦香于湖心亭上固皆當世世以之矣顧惟濱湖倡

始民人挺身告復竭蹶二十餘年或以結怨破家或以積勞殞命所蹈者不測之危機所謀者萬家之生計亦豈可沒其姓氏里居俾無述于後人矧諧又嘗以惜此名勝與叅末議陰受中傷幾落虎口于任事諸君尤有同病相憐之感焉是用列諸簡末附告來者爲十卷

練湖志卷八

碑記

洪氏隸釋云西漢紀功多寓之金至東漢石刻始盛然秦皇登泰山刻石紀功德世傳爲李斯書而方密之云蒼頡墓在北海陽虛石室有石刻二十八字李斯止識八字此又在秦皇前碑刻記事想五帝時已有之練湖始晉五代呂延貞濬河狀有云考之碑志則練湖碑記前此多有顧已無可考今所見惟自南唐以後者耳至于文人紀事雖未勒貞珉而垂久遠使考古者得所依據彼此一揆也志

碑記

南唐

練湖銘

呂延貞

不作利物不仁不剪害物不義不仁不義不足為人延貞嘗思
 致力於大教身於君會國家之使命為丹陽令因舊碑豫閱練
 塘之事意世所嫉害大利小者以湖為田之謂歟利豈可廢害
 豈可留具事以聞其克諧天心大賫梓材以充門鍵待事黔庶
 率皆相慶於是築塞環岸疏鑿斗門大澤既陂大水既瀦物得
 其遂民除其災水旱靡俟零河滋不患竭丹陽蒼舊賦言曰

之復復其侵今之復復其廢是韋公平其初而功成其終也
 雖不敏聊以為銘

元

復修練湖記

翟思忠

水在天地間為利甚大利不興害不除民之生奚以遂陘不通
 淺不浚水之利奚以興京口漕運迤邐來岡勢仰微奔牛呂城
 閘堰之捍瀉不日矣南去數百里皆無水源仰給練湖自長山
 八十四汊流為辰溪瀦而為湖不有疏鑿則有壅淤不有隄防
 則有奔衝丹陽金壇之田袤廣勢下微湖之承滙有年矣若夫

春淫夏亢渚之洩之此湖得用而河得濟也歲遷月改淤之澱
之此湖必疏而河必浚也隨勢上下中埂一爲湖二函礎斗門
一一有法旱不乾枯澇不渰沒湖水放寸運河注尺其功如何
哉郡當南北要衝貢賦之輸運聘介之往來蠻商蜀賈荆航吳
楫泛吳浙上京師者無虛日至大定冬湖河淺塞牽夫頓齋進
不能趨車挽肩輸公私病之浙省平章政事刺罕光祿暨僚屬
僉謀委前都水任少監路總管毛公計工程適平章政事元伯
都刺榮祿趨召旋得上聞命行行省叅知政事董仲奉行臺侍
御忽都魯叅阿奉親臨之監司副使管不入奉議僉事和尚奉

議董督之省鎮撫會立萬戶警巡之凡募五郡夫萬五千二十
二人工六十日郡費錢六十二萬七百二十緡米萬八千九百
餘石皆出于官由程工壩抵浦河口百二十里深浚四尺廣上
五尺廣下三尺畚壤培岸霖潦不復灌河底平高置函管五十
四一利舟漕一利田漑於是河流瀾漫大艘小舫悉得通行無
膠澀之厄又役三千人舟千隻工九十日郡費錢二十七萬緡
米八千一百石以南湖泥菱根植渚不可劬鋪止求土漕堤埂
爲斗門一石礎六石函才有三一備啟閉一借蓄洩于是湖波
漱灑官漕民田悉得灌溉無旱澇之虞時大定甲子春也

漢開南山渠鑿褒斜道唐開三山門鑿廣運潭今國家舉河之
重役民忘其勞興湖之大利民賴其便自非天休涵濡省臺贊
襄安能莫此大功姑記其寔俾來者有所考

修練湖記

陳膺

練湖之興其來久矣繇晉及唐迄于今廢而復壞壞而修者不
可勝記每一役輒劇勞甚費乃克底于定其最近而可考者淳
熙之役用工人廿有三萬六千三百九十有七米萬八千八十
石錢二千一百三十一萬四千八百有奇其汗漫狼戾如此雖
曰爲民興利除害然妨奪庶務耗蠹財物不已甚乎乃至元三

十一年亦嘗經紀于湖當時蒞事者痛抑浮靡存其大綱損其
糶目工亦不下六千四百餘人糧亦不下五千石錢稱是然則
湖之濟民也雖大而其弊苦民也亦不細夫以幅員數十里之
奧區水自長山犇流而滙者八十有四派亦可謂一巨浸也而
欲使之大旱不減大澇不溢可溉而田可運而河可使爲利而
不可使爲害厥惟艱哉牢捍禦以防衝決深浚導以治填淤多
閘函以備蓄洩堅木石以俟悠久勞逸均而趨疾試省勤而集
易期限蹙而費省丁徒少而功多凡此八者倘非儉以體國勤
以恤民深知利病者孰克臻其具美哉大德乙巳春都水監丞

來相湖中順大夫鎮江路總管史公寔董修役公以名門貴介
春秋富而見地高力量毅而精思到以節用愛人爲根本以至
公無私爲權衡懲昔大奢酌今便宜作于仲春之初息于暮春
之首環湖上下陵埤巋然後且完固斗門石礎暨諸函竇辰次
星列陽開陰闔視舊制無毫髮遺然計工度財纔及曩時三之
一耳適務民之義蠲抑配之苛嚴而恕暇而整跋涉揭厲與農
夫野人共辛苦有不免者至親執鉏鍤訓誘之異乎子罕之執
朴以扶也將成平章政事徹里公臨視稱善旣畢工父老來言
請壽諸石

明

一 重修練湖碑

邑人張一存

鎮江郡屬邑有三其一曰丹陽古曲阿縣也有練湖在縣北約
去一百二十步許一名曲阿後湖一名勝景湖其寔卽練湖也
按舊誌載是湖創於西晉陳敏當是時其人務耕修織故築堤
引長山八十四汶水以漚之周圍計其里與汶之數正同延袤
接隣邑丹徒界內有中埂分湖爲上下上湖置二金斗門一石
礎下湖置三金斗門二石礎視時溢乾而蓄洩之環湖之堤高
八尺五寸濶視高增尺五疏爲十三函函各有渠支分聯絡以

達于田約計數千頃使農作無旱澇之憂其爲利一也堤之東有漕河北巨淮楚南連閩浙凡朝覲貢賦商旅舟船往來皆取道於河以避大江之風濤每河水淺則洩湖水以灌濟之所謂湖放一寸河漲一尺使漕運無淺澁之阻其爲利二也歷世旣久歲湮日壞至是湖獻底龜坼水至無蓄蓄厥利廢矣于是農田屢失秋成之望甚至漕河淺則舟船皆經大江行遭風濤以溺死者甚衆昔之爲守令者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未嘗加意一巡視至鄱陽董侯復昌來爲令首聞而悲之方圖修復之役當建文三年冬會金華劉侯辰自監察御史出守鎮江而董侯

遂以其役白焉旣來相止義形于色命先興工且聞于朝可其奏明年二月政通人和太守乘五馬車朱幡皂蓋至止湖澣名合邑僚屬暨父老沿堤並行望長山而知水源觀八十四汊而知水勢興利除害上下協心議非民力不可卒命令董集厥事令爲政於今幾四年多惠愛于民乃登民諭意析其利害故民信不擾皆爭來趨事于是承其議始塞上湖二斗門一石礎引水盡流入下湖下湖塞二石礎移三廢礎之石先修中斗門次修下斗門最後修上斗門皆築土樹檉櫛比星攢度堅且不壞方敷以石兩翼四隅咸斂甃如法傍峙石楹鍗坎陷板以爲

縱閉復隨湖勢崇卑疏板爲五級以瀉水其面舊口各低湖底三尺今修高二尺甃以巨石惟湖堤自下斗門至于栢岡實若千丈咸甃土築澗加舊二十尺址又倍之餘則仍其舊繞堤樹柳楊木務支久遠冬夏蓄常不涸則農田漕河之利于是乎復矣既而山雨初霽積水盈湖上下波光一碧萬頃未幾其中菰蒲菱芡荷芡苳藻之屬以蕃以長春燕秋雁鷗鷺鶴鷺之聲遠近相聞水族之產一邑人厭其肉蓋不獨灌農田通漕河爲盡湖之利也計其役興工于壬午春二月經九十日至癸未春二月再加土築西南隄三十日始訖工此其大凡也當是時衆享

其利共請于令願文其事于石以垂不朽令曰非我也太守之功也乃來徵文以爲記余遂言于衆曰是湖山水之秀鍾于斯人久矣遠則三茅之飛雲充陵之古木近則七墩綿亘于湖心三堰浮沉于水面可樵可釣可遊可詠誠一邑之勝境也凡令于是邑者孰有賢于董侯者乎董侯知愛是湖之勝遂白太守承命而相其成然不自有其功必歸之于太守而太守亦曰吾何心哉惟私則利于農公則利于漕且脫人于大江風濤之險令往來之人若履平地此吾之欲也是皆可書已抑考志載是湖蓮花盛開其徵邑人必有入朝位執政者是年波心蓮花不

種不植而花開數十朶則安知其微不在二侯與夫斯人之鍾
是湖之秀者哉雖然書其祥未若書其役今吾書其役庶幾使
後來繼今爲守令者取法時修之永勿壞也豈非一邑民之幸
歟衆皆欣然請予書其辭於石復系之以銘曰森茲練湖衆水
潄厥利溥兮長山八十四汊趨厥流注兮灌溉農田通漕渠寔
有補兮四時花草藏禽魚繁且庶兮七墩三埂勝境孤孰爲主
兮波聲雲影清風俱樵漁伍兮匪直觀游兼隱居山水聚兮鍾
秀斯人世不虛猶中甫兮伊初勅畫乃誰歟其來古兮環湖築
隄樹遠圖加堅土兮開甬礎門甃石鋪若牖戶兮分視時蓄洩俾

不渝有常渠兮歷世旣遠良吏祖傷湮腐兮桑田已變滄海枯
制莫覩兮農畦漕河將何須紛紛苦兮大江舟行人多虞溺溪
數兮當今守令賢大夫詢謀愈兮經營修治勝古初基永固兮
漕運農作利有餘厥功普兮彼神呈瑞蓮花敷民鼓舞兮我勒
歌詩當道隅表同禹兮後來豈無作者乎思步武兮

申禁侵佃練湖碑記

畦
燧
謹改

練湖周四十餘里納長山諸水八十四流爲石閘七木涵十有
六啟閉以時載在水經地志可考也國家東南財賦浮運河而
北遇涸則啟閘以濟近湖民田數百頃遇旱則啟涵以資灌溉

其所繫亦甚重矣夫何大家勢族利其沃饒每侵而佃之我國
初設禁甚嚴往往戍遠邊下死獄具有成憲而民猶莫之避在
宏治間則吉汝孝在正德間則唐麒唐寶皆以官豪謀佃七里
灣等處公私告病旋復奪之惟天順間儲廷儀沈懌蔣桂佃栢
岡村下壩田十五頃五十九畝俱以父顯宦立朝得不革嘉靖
丙申豪民睦完等復詭以栢岡村馬牯莊等處爲泥灘草場謀
佃三十五頃五十餘畝民不堪忍具白于巡撫都御史涪州松
泉夏公公曰茲湖關係運道甚重府正官據法追究以懲奸豪
又白于巡按御史侯官雲川舒公公曰是可縱乎檄常州推府

李侯珊鎮江推府葉侯照承事適郡侯吳峯林公來任督率開
視廉得奸狀白公公震怒命有司發夫徒數千人刻日夷其圩
追所獲租九千六十八斛各治以罪丹徒楊著田九頃七十二
畝斬慶田五頃七十畝乃以接佃沈懌等原田得仍舊而著額
外占田一頃四十八畝亦盡革追租七千二百八十斛等亦自
斃于獄噫殉利之害至是亦可懼矣而公猶恐後之罔終戒也
檄府縣刻石湖許旣而侯官岐麓周公持斧繼至督治益嚴同
府鄒侯楊通府胡侯恪縣令鄭侯寅遵奉惟謹爰請吳峯公命
命鄭史激持幣猥囑煜記時煜在告辭不獲乃爲說以諭於衆

曰利者人情之所逐而義其大防也天下之物苟于義所不當得雖一毫而莫取况湖之利關於國切于民而羣豪不自分量乃欲侵而有之是謂蠹國是謂殃民蠹國殃民將不容于聖明之世而獲保首領亦幸矣我撫按諸公上憂國賦下軫民窮拔作備之弊端以立善後之深計誠無射之功不刊之典也嗚呼後之人復有奸貪玩法自取敗亡如完如著者哉是爲記

欽依湖禁碑

直隸鎮江府爲議處運河事宜以濟漕蘇民事萬歷十一年該府知府吳撫謙條陳練湖上受長山八十四汊之水下通運河

週圍四十餘里東至運河西至鎮江官路南至丹陽城濠北至中河界從來分上下二湖界以中埂見有石閘三座蓋引上湖之水以漸達之下湖見有石閘一座則引下湖之水以漸達之運河又有涵洞一十二處則引上下湖之水以達之田間蓋函洞以時開閉則民間之旱澇無虞閘座以時啟閉則運河之蓄洩有備行令該縣水利官每年春初將湖埂督工修培一次以防衝決歲以爲常所費悉取之湖中漁課倘有不足又以修河米銀助之本府水利通判不時查閱一應啟閉事宜悉聽經理若運河水滿則蓄湖水以待水涸則洩湖水以濟其

地方若有勢豪貪橫侵占湖堤耕種者悉聽指名徑申拏究等因呈蒙欽差巡撫都御史郭巡按御史邢欽差巡江御史孫會題奉聖旨擬行欽此欽遵到府轉行丹陽縣水利縣丞孫賓督工將練湖堤埭閘座如議修培完固備由呈報去後續蒙欽差兵備按察使蹇案驗該蒙欽差巡撫都御史王巡按御史宋欽差巡江御史沈批該本道覆議練湖既已修復但事固難於創始效每收於責寔又議仍候會奏之後備行鎮江府丹陽縣官書山原議一一遵行每年八月初旬本道呈請本院委各府理刑官一員前去練湖查勘一次如有乘機侵占及蓄水不多有

妨運務等弊即將該縣正官并該府水利等官據寔參呈該府正官併行查究庶法在必行利可垂久等因遵行在卷今照練湖工已告成謹遵前奉題旨立碑垂戒將來

萬曆十三年四月初六日立石

鎮江府奉旨增造閘座記

我鎮江府丹徒丹陽兩縣所通舟之河爲漕河河縮東南運道口地形高於常蘇不啻三四五尺每冬月水輒西瀉以江湖冬枯則瀉而西入於江常蘇霜降水落則又瀉而東下如建瓴然西下京口閘之板可以防水西走矣東注則無可奈何以漕舟

練湖志 卷八
之艱於行也往往議挑河兩縣河身亘長百五十餘里不問河
流淺深率多爲壩以屏水河淺深不一又亘長難於水之去比
挑未及半而漕舟首尾相銜至輒又停工以放運水旣屏去時
則又難於來每年循習如此國計民生兩有妨碍所司每相襲
爲故常徇工吏及營求督工員役之言徧開挑圖抵塞而不知
往蹟之有可尋由來玩弛又如此萬歷某年前撫臺龍渠郭公
思極謬採及芻蕘下所司令覆議憲副及泉李公頤檄行府府
太守文臺吳公塢謙悉心方蒐訪而畫議以上郭公是之具疏
得請於是量地遠近添造舟徒之大犢山丹陽之黃泥壩與凌

口先所造凡三閘各委官設夫以時啟閉議如志書所載每年
蓄練湖之水以濟運

練湖紀事

陳繼儒

余嘗溯流至京口探三山之勝途經呂蒙城輒拉蔣道樞同舟
譚讌因過練湖翫芙蓉西望長山高麗諸峯如列遠黛道樞因
言曲阿之有練湖不惟供遊覽而已民賴以灌田官賴以濟運
且兌方秀水寔啟一邑人文後數年余結茆小崑山游屐罕出
而道樞間一過從因問練水煙波尙無恙否道樞蹙額曰滄海
桑田今曲阿不復有湖矣余駭然急徵其故蓋自天啟壬戌邑

令袁漢陰諱鯨倡爲協濟遼餉之議廢湖爲田紛紜名佃自是
以後沿湖居民絕其灌苗水澤焦若焚如且運道阻澀每逢霜
降水落舟至凌口儼若涸轍之魚停橈起剝而浚河之役無歲
無之蓋斯時蘇杭諸郡解有協濟修河銀兩貯之邑庫非藉開
河之說無由動支嘗稽舊制因丹陽爲蘇杭糧運孔道吳下水
深波溢無事修河丹陽地形高阜且爲漕運咽喉於是閘蓄湖
流啟板濟運萬一旱歲不獲已而河濬焉應將所解修河之銀
募夫挑濬此定例也而鯨則不然簽派民間計田起夫將河內
原注之江湖築壩車涸邑民荷鍤往役千萬爲羣統以里長押

以隸胥稍或延緩夏楚交至露脛赤足驅內溝中雖雨雪嚴寒
莫之敢止由是凍餒捐軀者不知凡幾矣迨糧艘抵呂城關口
卽掘壩前行所築壩基每段淤塞較未開已前膠淺益甚鯨乃
借是役開銷河工銀兩充筐篚而潤私囊躡蹻滿志焉詎知燦
燦朱提皆血流河下土也夫佃湖妨運屢經上臺申飭奉旨禁
革炳若日星奈狡獪之徒如蚊蠅血驅去復來不惟賢達之所
痛心卽牟利者亦因而受累數年以來丈量查核上價追租戀
湖業而困頓者比比矣更有奸民耽耽嗜利反嗔不佃者之異
已媒孽誣陷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也善乎徐侍御之疏曰以一年之遼餉而廢萬世之水利仁人
之言其利溥哉爾時丹徒令楊君與袁俱楚產頗善戲謔嘗語
袁云公爲政丹陽賣去練湖可惜余邑楊子江賣不得可謂談
言微中矣

按紀事卽記類也故入此門後仿此

邑令王慕吉生祠節畧

崇禎朝

吏部侍郎張

從

按余陽形勢其西北高而水苦少其東南下而水苦瀉冬春可
以資運三時兼亦濟農者托命於練澤之一泄况竭望高平其
間童枯荒老之色象不妨姑存勺潤點染物華但從來沮洳蘊

隆寔稱沃土墾而熟之其獲數倍往往峻法嚴刑而不能禁夫
禁之則利公于廣衆不禁則利擅于數家要之激則必爭爭則
必罷終非數家安享之利也雖昨者許墾代餉畫尙權宜而老
成謀國眞寔從地方起見畢竟當主于護漕禁佃爲溥利止爭
經久不易之策至於東城一曲鎖控汪流聳以層宮載崇七級
由來加惠作人豈不咸懷同志而自昔暨今或築或罷或毀或
完嗟哉任事之難匪一朝一夕之故矣國家歲輓東南粟數百
萬咽喉于如帶之河冬水方落春潮未生寔往虛還恰當斯際
漕卒利于阻泊以肆其陵擾乃者更沟沟焉而無計速之去陽

之人歲歲墮指裂膚於畚鍤之役加以猾胥猥里并諸積歇特營三大窟於斯人事天時相與爲虐宵啼露處慘向誰憐識者亦嘗爲河熟計矣身高尾下水落潮枯不疏亦阻疏亦阻耳有地方之責者勢不得歲歲勤民于河填彼三大窟以枯自解免功令而寔於河無當也顧湖之爲利外通挽輸內給田功曲浚旁挑支分種種宰斯土者恒以講求水利爲第一務旣念民生亦籌國計兼參地脉三時分其有餘疏通之法宜求冬春蓄其不足隄備之規寧獨不可講乎果能修舉舊防節宣有術以視歲挑無益之費之勞或者猶當稍勝故陽之大權與三文事農

事運事是也陽之大經制二湖事河事是也致力其二收功於三宰陽之道思過半矣

按節畧亦紀傳體他無可附因入碑記中

國朝

泥亭古壩永禁開洩碑

江南鎮江府丹陽縣爲違滅古制越界奪水活殺萬命事據連名呈人王友龍等呈前事又據儒學生員姜彥清林錦等連名呈爲湖水宜蓄總壩難開謹溯高下之源流懇循永久之定制以濟國漕以安士庶事又據王友龍等投爲偷掘奪水才構起

訟叩天法究事又呈爲懇賜鐵案勒石碑堅古壩杜越爭永垂千古永利萬民事據此隨蒙本縣正堂許親臨練湖一帶察視地形併涵洞有無古壩應否開塞以便審斷及登此泥亭壩上見得壩築年久並無涵洞在下水不容洩舊制難紊帶回一千原破到縣復加研審看得練湖蓄水萬頃汪洋波光浩淼以濟漕運以灌民田佐國儲而衛民生其來舊矣制有三閘九涵啟閉停洩各以其時雖有豪黠不容或私與紊也此泥亭壩者原無涵洞洩水之處岸頭後程固村居民唐一秀等以旱盜水未遂告鍾大一等阻水詐財本縣躬閱地形并詳設壩之意原爲

防其尾閘之洩故築此總堤以收衆水之支流溯此壩而上萬室所以仰續命之膏也壩外各田原有太平香草諸河之水可以屏灌但借於龍骨頗勞一秀等所以因不雨而嘵嘵耳而不知從來之制安可任其凌越乎况歷審原中並無涵洞一秀又何得以強詞奪之若詐財一事起於潘百鳳借口排解得銀一兩錢三千文以果其腹不可不責做也職旣花費姑免追一秀盜開古壩并杖以戒壩則永閉有竊取之者置之法勿赦爰書已定續據王友龍等呈請勒石垂久隨將現行文卷立案備照外準令王友龍等備書前項緣由勒石泥亭壩上各民永遠遵

奉施行須至碑者

順治三年十月初四日立石

題請修復練湖碑記

皇上御極之八年躬親庶政余奉

特勅持斧江南兢兢於興利除害所至輒詢謀規度務臻寔效以副厥任冬十月按部鎮江遂歷屬縣值漕河淺涸舟行如蟻未至丹陽數十里有濱湖居民數百人緣岸而號詢其故咸曰奸豪侵湖洩水爲田公私交病亟求請復余惟川澤國家利害係焉故岐之障之疏之洩之因其自然輔以人力苟非至公禍福迥

異今按練湖卽古曲阿後湖一名練塘丹陽一邑之膏液而運道八百里之咽喉也以其衆水所聚名之湖以其築堰蓄水名之塘古人非深睹得失什百相懸何爲是勤勤也蓋丹陽地踞高原勢若陵阜而長山高麗復蟠其西地亢則燥十日不雨遂成焦土及夫大雨時行谿谷驟溢則鯨噴電射水出民屋延及旁郡下地皆爲壑矣故丹陽之水無以蓄之譬如漏卮不塞枯竭必速無以斂之譬如濫觴不止淫行必甚自晉人陳敏務修耕織故築堤四十里下遏馬陵諸溪上承長山諸流滙以爲湖於是來有所受去有所留視溢乾而閉縱之是以旱不病涸水

不苦澇繞湖民田資其灌溉焉至隋鑿渠八百里以通東南之運其道正由湖側爰藉湖流爲灌輸雖窮冬水落洩湖一寸則添河一尺故歷代著爲盜決侵耕之令甚嚴犯者罪比殺人邑人給諫睦煜之碑記直指徐卿伯饒京之奏疏具在也

國家鼎新經制未備邑之奸豪猾吏因緣爲奸詭稱湖荒棄可耕取稅以益蘆課上下鼓煽遂侵佃至九千餘畝杭稌旣植勢必決堤洩水洪流奔潰原隰汨爲江湖運河壅爲沙磧今歲之澇已屬剝膚將來之旱又當蒿目而漕渠一綫且有扼吭之患矣余旣悉其弊遂躬行履勘湖傍居民千百載道指點形勢陳說

可據卽具疏上

議覆司空羅公洞曠端委勤體國郵請行督撫按道清占業修故址以利漕蘇民遂得

俞旨依議行維時常鎮道原叅議鎮江府劉知府詢謀僉同協心將事丹陽縣吳知縣營度勤敏民咸樂趨不踰時而修築黃金壩之功畢其餘斗門函礎亦如舊制而加整葺焉是功旣集庶幾泛濫之患息而灌溉漕運之利永也然晉唐以來湖禁甚嚴至於明代侵佃是湖者往往戍遠邊下死獄如吉汝孝睦完楊著等皆以追租正法斃獄今

朝廷立法伊始姑免深論爾豪猾毋謂

國家猛於興利而獨寬于除奸復生覬覦則憲典具存新禁炳肅

執訊而窮治之安見此倖可再德也是為記

巡按江南蘇松常鎮淮揚六府徐州一州兼督沿海綜核將領

帶管屯田監察御史秦世禎撰文

巡按江西湖廣道監察御史邑人吳贊元書丹

整飭常鎮兵備兼理糧儲水利江南承宣布政使司右叅議原

毓宗彖額

欽差江南鎮江府知府劉芳烈丹陽縣知縣吳之鏞仝立石

九年歲次壬辰季夏之吉

湖心亭

邑紳賀寬

碑記

易泰卦大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以左右民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而非有聖人為之裁成輔

相於其間則人得以私汨之而美利將有時而不繼昔者唐虞

之世地平天成府修事和而萬世永賴由其時之聖人能於行

所無事之中而極裁成輔相之用也陽邑之有練湖也濱湖數

萬田畝資灌溉焉匪湖即歲歲歉矣而自晉迄今千三百年間

續清志 卷八
廢而復復而廢者凡屢此曰官湖也吾得資其水以爲用彼亦曰官湖也吾得洩其水以爲田夫兩利不能并存則必權於多寡今練湖之興廢誠以利害之多寡計之卽盡上下兩湖全墾爲田爲畝不過一萬數千較民田之資灌溉者曾不及半此固不問而可以知湖之無可廢矣而惟墾田之徒常詭其辭于增課故其說偏易行而其事因以屢更而迄無所定先是康熙十九年奉

旨上湖高阜各墾成田下湖低窪仍留蓄水未幾浸及於下湖蓋下湖一萬一千餘畝墾陸者已七千餘畝矣而湖間久廢湖雖有

水弗能蓄于是下湖所僅存之四千餘畝亦被私墾焉康熙四十七年

天子軫念東南水利飭修練湖四閘然後私墾者無所容其奸而大中丞于公因有全復下湖之請且請削除墾陸之賦額部議以下湖不可不復而賦額不可削除也

天子是之飭濱湖之用水田畝攤認焉著爲令夫

聖天子捐下湖以與民且爲捐帑建閘費及數千金其蘇松常鎮四郡水利之所關同時而議疏議築者捐帑且十餘萬金也而豈寶寶焉計此纖微之賦額乎哉顧以爲前之屢復而屢廢者由

湖屬于官故爲人所得爭今以此七千餘畝之賦責認於民田則官與民交相維繫而貪利好事之徒雖欲詭增課之說以爭而墾之更不可得從此湖永存而不廢計田均賦每畝不及升許而歲以有秋穀可數石是固斯民億萬載無疆之利也然則聖天子之裁成輔相以左右我民也可謂與唐虞媲美矣於是濱湖萬民築墩湖心建亭於其上而請于蘇州太守長沙滄州陳公大書萬世永賴之碑于亭之中將使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以歌樂利答生成也而微臣生長茲邑老歸田野慶桑梓之得所感聖恩之罔極不勝踴躍懼忭其可無以效華封人之祝爰拜手稽首

乾元資始美利不言天一生水澤彼甫田聖人首出裁成輔相與天地參功何多讓曲阿城西厥有練湖民田數萬灌溉之區貪人敗類倚勢漁利攘湖爲田上先下繼湖濱之土旱歲奚資湖上之民誰不怨咨鵠面鳩形流離載道誰念恫瘝繪圖入告皇帝御極四十六年巡行南國德意宏宣東南田賦水利爲急孰築孰疏臣當宣力維下練湖昔著成規建四閘座蓄洩以時豪強廢湖算無遺策旣毀其閘且竊其石帝有恩綸大吏欽承相此下湖四閘宜與奏聞九重

天顏有喜大渙王居用輯寧爾湖心低窪計畝四千不勞餘力已告
復焉并削墾田逾七千畝用水認糧公私交倚魚菱之利與民
同之以保爾闡以固爾堤自今伊始人皆易慮雖或其驩莫敢
覬覦自今伊始民靡有爭飲和食德訟簡刑清自今伊始歲歌
大有物阜民康風淳俗厚自今伊始固于金湯從前興廢幾歷
滄桑

皇帝之德天覆地載六府孔修萬世永賴

皇帝之功日引月長保合太和悠久無疆曷報涓埃湖山是築有亭
翼然豐碑高矗濟濟臣鄰協贊惟勤列祠左右用表厥勲何時

六飛再幸南土人獲近光于亭之所薰風滿亭祥雲覆焉
皇帝壽考億萬斯年

湖心亭報功書院碑記

黃岡王材任

政治之行君總其綱而臣司其目臣也者導君之惠以及于民
而察民之情以達于君者也昔箕子與武王論洪範九疇至于
入庶徵而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
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歲月日時既易百穀用不
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
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其所以責夫

新湖志 卷八 三
卿士師尹之上承天意仰體王心而勤恤民隱者可謂深切而
著明矣國家設官分職畧倣有明之制凡吏治斯民者由縣令
而上之爲郡守郡守而上之爲藩臬藩臬而上之爲督撫雖其
責任體統大小不同然藩司之職主于承宣而巡撫之名主于
撫綏則其道固在乎能通上下之情以周知閭閻之疾苦而從
厥攸好不得專以催科爲務擊斷爲能蓋不獨郡守縣令有公
祖父母之稱號爲親民之官而已丹陽練湖水利寔城西數十
里農事之所係數萬家民命之所關自康熙十九年丹徒張少
宰以私憾建議廢湖而濱湖之田十載九荒民不堪命因民之

情而復之此亦官斯土者之責也然而築舍道旁且三十年何
哉或徇于請託或蔽于吏胥或諉于時勢而于好惡同民之道
則概乎其未有聞也康熙四十五年春山右于公由貴州巡撫
簡調江南甫下車問民疾苦首以丹陽練湖爲念下其事于藩
司宜公宜公雅抱復湖之志以有所格未能專接于公檄則大
喜凡經畫二載有奇而湖遂以復由是濱湖之民盡出水火而
登衽席焉若二公者可謂得古大臣省月從星之義矣方于公
之既定謀也將入告矣會

聖天子巡幸江南疇咨水利而公得先請

百重建下練湖四閘于是湖事不勞而定然向微于公則湖閘幾何
而得與于捐帑建造之中此濱湖之民所以思慕二公之德而
寤寐弗能忘也二公既去位儀封張公奉

命撫吳三韓金公牟公李公相繼來爲邦伯湖事一如二公政無所

變更且爲之補苴罅漏申嚴約束以益計久遠而翊贊惟勤者
郡守則嘉興陳侯縣令則三韓楊侯石門曹侯邑丞則三韓楊
君湖民皆佩其德弗忍忘乃作四祠于湖心

聖恩亭之左右以報厥功而視其職任分上下焉首中丞次方伯再
次郡守又次令丞工既訖而余宗姪鐘山適令茲邑益修湖政

式光前賢邑文學湯諧又勤勞湖事之人而余之故人也素爲
余言復湖本末頗詳且以余之辱從于公暨張公游于是并以
書來請余記其事余惟世運方昌則賢才會合若數君子者後
先一德上下一心蓋真能體

聖主如傷若保之忱協小民畢雨箕風之好以無負卿士師尹之責
而民之感之至于如此則又可以見人情之易化循吏之可爲
而皆不可以無記也于是乎書

邑令王公湖心亭功德碑記

邑紳姜朝勳

丹陽縣治之西北抵大河南抵香草河綿亘數十里而居者村

落二百餘所烟火萬家爲田四五萬畝若于地勢高阜塘池鮮少其水利皆仰給練湖而練湖往往被豪強奪佔成田興廢不時民罹其害先高祖太常公致政家居常力持興復之議告諸當事績用有成且刊湖漕成案一書以著利弊垂久遠而西鄉之人不忘先太常之德爲建祠縣署前其昔之來吏茲土有功于湖者皆載在成案雖更百世可攷而知也乃

本朝定鼎以來湖又經三廢而三復三復之後而邑令王公莅任時則豪強奪佔之謀復起其說以下練湖一萬一千畝有奇濱湖用水民人納賦於官者七千畝有奇不納者四千畝有奇以

罅隙可乘而不知七千畝有奇之納賦時本于從前報墾之額未便剷除而非

朝廷之必欲徵湖賦于民也然而貪人敗類寔繁有徒前政寬容莫知懲創奸胥猾吏更相朋黨以搖惑上指此四千畝者已岌岌乎將有不保之勢四千畝不保則全湖且爲之動搖而惟我公廉明正直不爲利疚有託勢要以數千金動公者公面叱之曰此丹陽西鄉億萬生靈世世無窮之利吾豈可以貨取而敗乃事耶於是益嚴禁令大破藩籬凡假公營私以覬覦此湖者公皆力請於上繩以法無貸然後斯湖之復得以維持永久而其

受治于公者亦復俛首帖耳悔心易慮而莫敢復萌異志也從來根莠不翦則嘉禾不植寬猛相濟政是以和如公之惠我湖諸古循吏傳中其風格殆不在東里子產下而豈姑息養奸者之所能測識哉余薄宦秦中十載桑梓遠隔當康熙四十六七年間側聞一二賢大臣與司牧諸君子協力復湖嘗以不得稍參末議上繼先大常之志爲憾于是謬明薦舉赴都待命乘閒歸里省親而西鄉之人方相與建閘湖心萬壽亭右用答公貺余表叔文學湯君諧又編輯練湖歌敘錄續湖漕成案之說謂余曰子其爲文以記邑令王公之德勒珉閣上俾來者有

攷抑亦太常公之志也余唯唯不敢辭爲志其大畧如此而其節目之詳則盡載歌敘錄中自今以往億萬斯年述湖事者于公之功弗可諠也已

公諱時昌字星六號鐘山湖廣安陸府荊門州人

詳定放水碑

邑令曹蓼莪

江南鎮江府丹陽縣正堂曹爲籲請復還練湖等事案蒙布政使司憲牌開奉前撫都院于題准戶部咨開奉

旨復湖蓄水灌溉民田所有湖賦在于湖傍用水田畝一體攤徵飭令欽遵在案五十年七月內據徐元振薛元七等以洩水閘湖

藐憲減法等事互控下練湖頭二兩涵洩放湖水緣由在府均批勘報於八月二十四日牒同王簿親詣該處勘明正在查訊去後續據生員張志溥等投具息詞並薛元七楊君方等具結稱生等頭二兩涵願遵湖規按畝認糧照田放水身等自甘願息等情各具結在卷據此隨經查看得下練湖奉

旨發帑建閘復湖專為灌漑湖傍田疇設有九涵收放但各涵地勢高阜田畝多寡前任楊令已于陳士鳴案內據情詳明奉飭按畝認糧照田放水不得偏私在案至查放水時刻各涵通例計田四千畝放水一晝夜涵洞舊制高廣各二尺如頭二四八

認糧田多此四大涵之地勢卑下水皆直瀉于河兼之遠近不同計田放水定以時刻餘五涵之田多則一千餘畝少則七八百畝介于諸大涵之腹貼近練湖其注水之溝短淺窄狹一放即盈一厚即涸或有餘水下流仍注于大涵之溝難拘成例是以酌量收放各得均勻然值插蒔之時業經出示曉諭永遵定例計田用水按時收放涵依舊制不得更張改式復據生員張志溥等並兩造具息投結前來隨于康熙五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具由詳蒙本府正堂陳批開既照成例計田用水按時收放涵依舊制姑念農忙准息銷案仰即勒石湖堤永為遵守如

再更張改式別生事端從重究處可也此繳等因蒙此合就飭遵為此仰濱湖各村居民及涵頭人等知悉嗣後務遵憲飭永定湖規計田用水按時收放涵依舊制如有土豪地棍恃強奪水更改涵式許各涵頭人等不時指名稟報以憑飛拏赴縣通詳各憲從重究處決不輕宥各宜凜遵毋違須至碑者

計開 各涵涵洞高廣各二尺

頭涵計認糧田四千四百畝應放水一晝夜並兩個時辰

二涵計認糧田八千二百畝應放水二晝夜並一個時辰

四涵計認糧田九千三百畝應放水二晝夜並四個時辰

又下壩計認糧田三千畝應放水九個時辰

二共放水三晝夜一個時辰

八涵計認糧田八千畝應放水二晝夜

三涵五涵六涵七涵九涵俱係小涵地勢高阜水無注蓄一放

卽盈一戽卽涸涸則稟明再放毋得擅行輕放取咎

康熙五十一年八月

日勒

泥亭壩閘碑案

邑令曹蓼莪

江南鎮江府丹陽縣正堂曹為公叩批飭承全水利事據民人吳立威儲玉麟譚以銓徐可聘等呈前事呈稱練湖第四涵下

有泥亭古壩一座收蓄本涵三十餘村之水并總束諸涵下流之水奈地處卑窪而土鬆難築易坍歷年受害不堪本涵居民公議捐貲壩左建造滾水石閘澇不致淹旱不致涸爲一勞永逸之計懇恩批飭遵行等情前來本縣親詣壩所相度地勢壩上高而壩下低土性果鬆易于傾坍及讀壩間古碑記此壩從無通水之例今奉

俞旨按畝攤徵湖賦奉憲設石涵于壩右通水而壩左若不堅築高澗建造石閘難保無虞宜乎吳立威等有捐貲建閘之舉也本縣以事關水利捐貲動衆通詳勒石方垂久遠蒙本府正堂陳

批據詳泥亭古壩居民咸願公捐建閘以便蓄洩以備旱澇誠一勞永逸之盛舉也輿情踴躍行看不日樂成至所請勒石俟工成之日請憲允行仍候院司各憲批示繳蒙布政司金批仰候督撫二憲批示錄報繳蒙督部院噶批如詳行仍候撫院批示繳蒙撫部院張批據詳已悉仍候督院批示繳等因到府票着遵照勒石印刷碑墓申憲垂諸永久嗣後壩上水利所賴石閘關鎖壩下水利所賴石涵放水而閘涵之關係俱在此一壩凡屬近閘近涵之壩務各歲加培築不得疎虞輕洩而開涵放水務宜遵奉憲飭湖涵定規按畝認糧照田放水限定日時不

得過多減少方為適均謹遵勿替水利永全須至碑者

康熙五十一年四月

日勒

重修練湖橋碑記

國家歲轉東南漕數百萬石於京師江浙居其大半其溝而達之江則以潤州為咽喉丹徒在西丹陽承之所謂徒陽運河也渠隘而地高江湖灌之以濟運百里之內呼籲消長無淹晷顧潮落則沙停渠身每致於闕歲之冬必募夫挑濬官費民勞二邑頗以為累夫藉潮以濟漕漕過而沙停今渠傍之積土皆歲挑之停淤也河愈挑則岸愈高而渠左右民田賴河水灌者

挽取一日艱一日因思江河形勢今猶昔也昔何以通深今何以淤淺得毋有脩陂巨浸遺塞壅閼不能達之於河以利運利農乎史乘載丹陽之西有上下練湖即曲阿後湖也廣袤數十里傳自晉陳敏所開以之受長驅諸山八十四汶之水歲久寔占為民田唐永泰中轉運使劉晏允刺史韋擢之請依舊障水為湖嗣呂延貞創為斗門當時皆為文以紀其事宋元以來屢修濬之大抵下湖高於運河上湖視下湖為尤高虞其水之瀉也於下湖上下均設四牖以啟閉灌輸挹注旱不竭澇不溢其利甚溥勝國末有豪強占以為田

國初御史秦某按治之未幾復為勢家所奪巡撫于公從邑民之
訴嚴治得寔力請於

朝復之然上湖已不可復僅復下湖為之修堤插審蓄洩利運利農
厥功偉焉近者插座廢圯湖亦葑萊九夏怒漲一瀉即盡元冬
水涸涓流不存農田漕運交失其利太守黎君世序之莅閩也
嘗舉廢墜必躬必親嘗按行屬邑稽圖籍詢父老慨然以修復
深湖為已任適余來撫吳首以是請余聽而責成之鳩始於庚
午之春凡三月而工竣四插并建湖波通流齒齒嚙嚙可蓄可
洩蓋數百餘年之舊規一旦而復數年後水日刷日深方可敵

江湖而汰淤沙將農田無燠乾之憂河渠有暢行之利每年濟
河之費亦可漸節焉一勞百逸善莫善於此矣是役也共糜白
金四千有奇皆守若令捐廉所辦主其事者黎君佐之者縣令
徐學瀚也余樂觀其成而為之記且系以詩

帝念東南天庾攸賴京口曲阿一渠縈帶潮悍如捲沙高且闕倚仗
清流刷葑破塊練湖湯湯周遭卅里晉唐陳迹韋劉規旨幾變
滄桑堤插傾圯漕軸愁膠旱農靡恃黎侯至止爰諮爰諏亟請
於余伐囊聚斂何以束流四插并修有業者版可遏可抽長驪
鼓鼓湍奔諸汊既蓄既瀦無冬無夏活我良苗萬畦珠瀉汎我

方舟千櫓雲下偉歟坎德有節斯通吞吐溟澥廻幹凶豐畝蕃
地寶漕挽天工美利所利繁邑資雄匪余之庸繁侯之力獨障
金堤宜登樂石岸樹春平湖田秋穫漱潤陶嘉於胥兌說

賜進士出身

誥授資政大夫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蘇等處地方
提督軍務兼理糧儲錢塘章煦撰

賜進士出身

誥授朝議大夫江蘇鎮江府知府事汝南黎世序書

嘉慶十有五年歲次庚午嘉平月 穀旦立

重修練湖廂堤紀事

教授許鯉躍

太守黎湛溪先生以博學高才爲名進士涖官所至皆有聲
辰冬十有二月由江西司馬遷守鎮江當是時適

朝廷命使大臣二人隨行司官四人讞獄於鎮江朝夕支頓提攝案
犯措置者幾一月復以其間督濟運河工善而歲事亦速人已
悅服歎美其賢矣守郡之明年而宜革者固弗革宜舉者亦次
第爲之舉丹陽有上下練湖上湖廢下湖之水冬春則利以濟
漕夏秋則利以灌田閱時既久廂圯堤傾而漕運農田交以累
先生攷之各史志圖經旁詢父老毅然欲復其舊自是秋始

議邇歲庚午之四月告成事焉是役也 先生自履勘巡功以迄於觀成周歷而閱視者凡四其以數千言牒申于大吏者凡六牘之重而新者凡三因而葺者一督修涵洞之洩水者凡十有二培堤之高凡十有二尺平面濶凡四十尺攔灘凡三十尺凡捐白金四千兩有奇凡民自役工八萬有奇凡食其利者五十村有奇凡灌田四萬畝有奇凡設牐夫六凡建牐夫屋兩地各二 撫軍錢唐章公賢之爲記使勒諸石夫練湖水利之一也漕以濟田以溉亦爲政之一端也而 先生之心運乎是事之始且周乎是事之終心之所至而才智生焉以故其爲之也

強而力其處之也周而詳其形之于簡牘間者諄然而摯暢然而盡也語曰鳳凰之文覩一羽而可見觀于此而凡 先生之所以求利乎民而有裨于 國者舉於此覘其概矣工旣成陽之人民咸德之請別爲文書其事鯉躍則有見于 大賢之舉廢興利陽之人自久不能忘也迺復紀其崖畧如此若夫是湖之興與其源流方位歷代之修廢則前人之文詳矣可毋庸覩縷也

重修練湖牐隄後紀事

許鯉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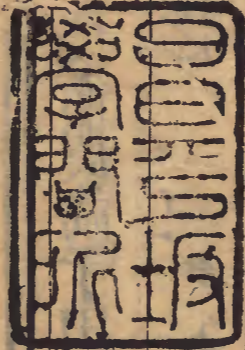
庚午四月大守黎湛溪先生暨丹陽邑侯徐君共捐廉俸重修

練湖牖隄工告成丹陽人士德之丐余爲文紀其事甫脫稿諸
人士咸進言曰先生之文誠善然語焉而未詳也是役也太守
先之而邑侯實奉令而始終之先生詳於彼而畧於此將徒拘
善則歸諸上之義乎抑與邑侯生同郡而避私其親之嫌乎夫
徒拘善則歸諸上之義則紀事疎避私其親之嫌則宅心未廣
余曰諸君子之言信矣抑余猶有說焉古人有言曰數其事而
責之者其所得者多也數其事而美之者其所失者多也邑侯
之治丹陽也已三年矣德化而民服政行而民從日被月漸貧
者懷其惠富者安其廉悍而黠者怵其威懦而質者樂其教士

歌于校而農謠于田邑侯之善政夥矣練湖丹陽之一隅牖
練湖之一事使余爲邑侯張皇其辭說後之人不幾疑邑侯止
此一端之可美而外此之無可觀乎諸人士曰是說也先生已
自言之鳳凰之文觀一羽而可見邑侯之善政卽練湖而可想
其餘方牖隄之久圯舟膠于泥田疑于石太守之憂亦邑侯之
憂也迨牖隄之旣飭漕飛以輓歲稔而康太守之樂亦邑侯之
樂也自履勘巡功以迄于觀成周歷而閱視者四太守擁旄而
前邑侯張蓋而後也牖之重而新者三涵洞之督修者十有二
太守之澤與之新亦邑侯之澤與之新也培隄之高十有二尺

太守之功德與之高且厚亦邑侯之功德與之高且厚也食其
利者五十村有奇灌田四萬畝有奇民歌太守之賜卽歌邑侯
之賜也捐白金四千兩有奇半太守之俸亦半邑侯之俸也是
太守可紀而邑侯獨可相忘于無言乎余曰唯唯是所謂君子
學道則愛人者也是一事本於道而其他可因以見矣余嚮者猶
向於一隅也因次其問答之言作重修練湖牘隄後紀事一首
且載于志俾觀者可詳考焉邑侯安慶府懷寧縣人名學瀚號

甘波



嘉慶壬午

